邯鄲記

〔明〕湯顯祖著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邯　鄲　記

〔明〕湯顯祖著

中山大學中文系五六級
明清傳奇校勘小組整理



中　華　書　局

傳奇

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編輯

幽閨記	〔元〕施惠著	0.32 元
荊釵記	〔元〕柯丹邱著	0.38 元
精忠記	〔明〕姚茂良著	0.26 元
浣紗記	〔明〕梁辰魚著	0.40 元
鳴鳳記	〔明〕王世貞著	0.44 元
東郭記	〔明〕孫仁孺著	0.32 元
白兔記	〔明〕無名氏著	0.26 元
玉簪記	〔明〕高濂著	0.28 元
綵樓記	〔明〕無名氏著	0.19 元
邯鄲記	〔明〕湯顯祖著	0.32 元
清忠譜	〔清〕李玉著	0.34 元

邯鄲記

〔明〕湯顯祖著

*

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編輯
（上海紹興路7號）

中華書局出版
（北京東總布胡同10號）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17號

上海華新日曆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發行　各地新華書店經售

*

787×1092 毫米1/32・3 5/8印張・64,000字
1960年2月第1版
1960年2月上海第1次印刷
印數：1—8,000　定價：(7) 0.32元
統一書號：10018.300　60.2.滬製

前言

湯显祖是我国明代杰出的傳奇作家之一。他在《牡丹亭还魂記》中創造了一个处于封建統治下面敢于追求自由，具有反抗性格的杜丽娘的形象，为我国古典戏剧中以青年男女反对封建婚姻制度为主題的文艺宝庫里增添了不少光彩。

湯显祖流傳至今的傳奇有《紫簫記》、《紫釵記》、《还魂記》、《南柯記》、《邯鄲記》五种。《邯鄲記》一向被认为仅次于《还魂記》的好作品。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明代中叶的社会面貌，揭露了封建社会官場中的种种黑幕，是有其深刻的思想内容和独特的艺术风格的。

《邯鄲記》取材于唐人沈既济（或作李泌）傳奇小說《枕中記》。《枕中記》写卢生郁郁不得志，在邯鄲道赵州桥小飯店中遇着仙翁呂洞宾。呂仙翁借給他一个磁枕，他倚枕而卧，在梦中历尽荣华富貴；倏然而醒，店中炊的黃粱飯犹尚未熟。他因此觉得人生富貴荣华不过一梦，就跟呂仙翁出家去了。湯显祖并不是依样画葫芦地搬演了这寓言故事，而是借这个故事的輪廓，概括了当时現实生活中的各种現象，抒发了自己对当时現实怀抱不滿的感情的。

在《邯鄲記》里湯显祖攻击了当时为統治阶級培养奴才的科举制度。科举制度到了明代中

叶，腐敗已极，朝貴們借場屋营私舞弊，培植私人势力。应試的人只要善于吹捧逢迎，又有錢打动朝貴，那就功名在握；一般士子纵使有天大才能，沒有錢財打点当道，功名还是无望，这其中不知屈煞了多少讀书人。第六出《贈試》、第七出《夺元》就反映了这样一个現实。卢生科举屢次失敗，在梦中經崔氏以家財相助，又介紹和貴戚交接，就一举得中状元，压倒了素有才名的裴光庭、蕭嵩等人。难怪卢生說：『則翰林院不看文章，沒气力头白功名紙半張；直那等豪門貴党高名望，时来运当，平白地为卿相。』这也是含有作者的身世之感的。湯显祖二十一岁就中举人，才名轰动一时。也就在这个时候，当朝丞相張居正叫他的两个儿子和湯显祖交結，企图利用湯的才名，作为他們考中进士的輿論資本，但为他所拒絕。因为他对張居正独攬大权、左右朝政的行为有很大的反感，同时也不屑于用这种卑鄙的手段取得功名，因之殿試落选。直到一五八二年張居正逝世，他才在次年中进士。他亲身尝到科場中的苦辣，看出了它的弊端，才能給这种制度以赤裸裸的揭露和刻毒的諷刺。

湯显祖在《邯鄲記》中还揭露了封建統治集团中勾心斗角、奸險欺詐的本质。作者通过剧中人物宇文融的刻画，对这一班小人进行了辛辣的諷刺。宇文融是当时大官僚的代表人物，作者在他身上集中了封建官僚那种狡猾、阴毒的性格，使他具有了典型的意义。宇文融不滿卢生，

是因为卢生用金錢买通朝貴，却沒有打点到他。但卢生是皇帝亲点的状元，他只得压下了气憤，去奉承他一番，甚至拿官妓来做人情。不料卢生却沒有体会到他的用意。他因此老羞成怒，一而再，再而三地陷害卢生，想置卢生于死地。这正是封建統治集团內部爭权夺寵，互相傾軋的慣技。

上层官僚如此，下层也沒有例外。卢生初貶到崖州时，崖州司戶怕他还有再起的日子，不敢怎样薄待他。后来他接到宇文融的私信，証明卢生上进之路已絕，他就对卢生百般寻衅以討好上司，活活画出一个勢利小人的咀臉。及到卢生重新当权后，他对前来問病的滿朝文武官員也采取了不同等級不同对待的态度。这些地方，都把封建社会那种人情冷暖，世态炎凉，剝露得一絲无余。

湯显祖对封建黑暗政治的揭露是多方面的。通过卢生在官場中夤緣倖进到扶搖直上，揭示了一个封建官僚发迹的历史。卢生的『河功』是靠用『天曉得』的『妙法』取得的：用醋和盐、柴燒开了鸡脚山、熊耳山，开河三百里。再就是用一千个妇女牵彩船、唱蓮歌，买得了皇帝老儿的欢心。卢生的『边功』則是用了一名間諜离間了敌人的內部而成功的。值得我們注意的是，湯显祖在『边功』这一关目上，还提出了一个引人深思的問題。卢生因了热龙莽的两句詩：『莫敎飞

爲尽，留取报恩环。」便收兵回朝。这正是明代边将和外敌勾通、虚报边功以图升賞的縮影。

在《邯鄲記》中湯显祖对于大官僚那种奢侈淫佚的生活，也予以无情的揭露。第二十六出《杂庆》、第二十七出《极欲》，直接写出了卢生得到貴寵时的状况：皇帝老儿委工部为他盖造連云甲第，賜宝馬名姬，以及无数田庄园林。卢生夫妻父子就这样过着花天酒地、紙醉金迷的生活，以致淫佚无度，一命嗚呼。熟悉明朝历史的人都会知道，这就是一幕当时上层社会人物的生活史。明皇室經常以大批田庄賜与寵臣，而权貴也經常掠夺民田，对人民进行慘重的剝削，以人民的膏血来維持他們歌筵舞榭，来建設他們的园林池館。至于纵情色欲，在当时上层社会也是风靡一时的。这些权貴寵臣，手握重权，家藏万金，富貴已极，唯一的忧愁就是时日不长，光阴易过，因之他們之中秉烛夜游者有之，燒金鍊丹妄图长生者有之。湯显祖描写了这些官僚們的腐朽荒淫的生活面，在当时来說，是有一定的社会意义的。

劇本还通过卢生梦中临死的描写，对官僚們的貪得无厌，患得患失，进行了辛辣的諷刺。卢生位极人臣，封賞无数，子子孙孙都有了蔭襲，他自己病着还『沾皇恩』。可是临死心仍未尽，一会儿担心自己死后功績被忘，囑咐高力士要叫修国史的入記上。一会儿想到自己死后的封謚，又詢問一番。末了还为自己幼子的功名在枕上叩头。总之，名心利欲，直到死前一分钟也沒有

斷！把那些官僚們的可怜相形容尽致。

湯显祖就这样以生动的艺术形象，集中地揭露了封建社会政治的昏庸腐败和大小官僚的奸詐阴毒，从而也給衰败的封建社会画了一幅老病龙钟的肖象。

上面这些便是《邯鄲記》中所包涵的社会意义和积极內容。

《邯鄲記》形象地揭发了当时社会黑暗的本质，是和他卓越的艺术技巧分不开的。

湯显祖以浪漫主义的笔法，勾画了卢生和宇文融这两个典型人物。宇文融阴險毒辣，一步步的加害于卢生，其性格的发展都有綫索可尋。由拉攏卢生不遂而怀恨在心；为了泄恨而参劾卢生，不想卢生因禍得福，受了升賞，他的仇恨又加了一重；他又用『借刀杀人』之計，奏請卢生去『开边』，不料卢生又得了『边功』，他的嫉忌、仇恨因此发展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不惜威逼同僚蕭嵩共謀陷害，甚至亲书嘱咐崖州司戶杀害卢生。这样在步步发展的情节中完成了宇文融这一人物性格的塑造。

作者刻画卢生每用漫画笔法，寥寥几笔便将他的姿态以及心理活动表現出来。如第八出《驕宴》，只凭他跟宇文融几句对話，四句題詩，便将他目空一切的气概点染出来。对于卢生『边功』、『河功』的描写，湯显祖也只用了几笔粗綫条，在夸張之中夹着諷刺，而避免了冗长的細节

描写。与此同时，湯显祖也用了細膩的笔触来写卢生，如十七出《勒功》，二十出《死窜》，二十二出《备苦》，二十七出《极欲》，二十九出《生寤》等，詳尽地写出了卢生的仕途遭遇，生活的驕奢淫佚，并深入地揭发了他的內心世界。这些描写和前者結合起来，使得卢生这个人物更加丰滿了。我們从这个人物的身上，可以領略到作者对当时現实的无穷感慨。

在語言运用上，《邯鄲記》取得了显著的成功。在湯显祖的五种傳奇中，《邯鄲記》的曲白是最为朴素自然的。用王驥德的話来說，是『掇拾本色』。它的曲文精炼、生动，它的宾白簡要而有致，他們都是紧紧地扣合劇中人的身分地位，体現着各人不同的性格和此时此地的心情。如第六出《贈試》里卢生唱的『朱奴儿』，可以看出卢生的長期失意和憤慨。又如第三出《度世》里呂洞宾唱的『紅綉鞋』，描繪洞庭湖的水色山光，詩意盎然，恰好又是呂仙翁从云中下瞰的景象。其他宾白，象我們上面举的宇文融和卢生在御筵上的对答，和二十五出《召还》中司戶和卢生的对白，以及第二十九出《生寤》中卢生对問安人物的应对等，句句貼切人物的性格。但也有些不必要的鋪張与卖弄，如第十五出《西諜》里『混江龙』一曲，用了許多番語，使讀者莫名其妙。第二十四出《功白》里的几首回文詞，似通非通，近乎弄巧成拙。

《邯鄲記》結构紧凑，脉胳清楚，在明代傳奇中少有能企及的。它写卢生梦中的一生，有叙

迹，有穿插，曲折动人，而一切都环繞着卢生这个人物性格来展开，是符合于后来李笠翁所說的『即此一人之身，自始至終』的『立主脑』的理論的。

但是《邯鄲記》在思想上存在着較大程度的消极因素。湯显祖否定封建社会的功名利祿，认为一个人最可怜的地方莫过于陷在功名利祿中而不自醒。这种思想在当时普遍认为『大丈夫当建功树名，出将入相；列鼎而食，选声而听；使宗族茂盛而家用肥』的社会风气中，是十分难能可貴的。但是他安排卢生擯弃人世，跟吕洞宾去游仙，并认为这才是人生最好的道路，却是逃避現实的想法。这种思想对湯显祖說来，是有其阶級根源和社会根源的。他的一生，就是由热衷于建功立业的，一直到在官場中历尽辛酸，幻想破灭，然后才走向避世的。宦途的挫折使他认識到封建社会的腐朽，而历史却局限了他，使他看不到这社会的出路，于是他就接受了老、庄和道教的思想，从中寻求慰藉。他选擇这样一个出世的題材（《南柯記》亦然）来写作，不是偶然的。

本书校勘以毛晋六十种曲本为底本，以閔刻朱墨刊本参校。朱墨本是个很好的版本，校对极认眞，注有玉茗堂初刻本借用字，标出原书和臧晋叔改本的异同，并輯有柳浪館的評語及臧評。我們校勘时亦有一二处取自臧改本，擇善而从，均不一一注明。校勘标点时曾参閱中山大

学中文系研究生譚行、苏叔端及专家助手汪金光等同志的未刊稿，幷蒙王季思教授审閱訂正。在此一幷致謝。

中山大学中文系五六級明清傳奇校勘小組　一九五九年九月七日

邯鄲夢記題辭

士方窮苦無聊，倏然而與語出將入相之事，未嘗不憮然太息，庶幾一遇之也。及夫身都將相，飽厭濃酲之奉，迫束形勢之務；倏然而語以神仙之道，清微閑曠，又未嘗不欣然而歎，惝然若有遺，譬若清泉之活其目，而涼風之拂其軀也。又況乎有不意之憂，難言之事者乎？回首神仙，蓋亦英雄之大致矣。

『邯鄲夢』記盧生遇仙旅舍，授枕而得婦遇主。因入以開元人物事勢，通漕于陝，拓地于番；讒構而流，讒亡而相。于中寵辱得喪，生死之情甚具，大率推廣焦湖祝枕事爲之耳。世傳李鄴侯泌作，不可知。然史傳泌少好神仙之學；不屑婚、宦；爲世主所強，頗有幹濟之業。觀察陝、虢，鑿山通道，至三門集，以便餉漕。又數經理吐番西事。元載疾其寵，天子至不能庇之，以爲匿泌于魏少遊所。載誅，召泌，懶殘。所謂『勿多言，領取十年宰相』是也。枕中所記，殆泌自謂乎？

唐人高泌于魯連、范蠡，非止其功，亦有其意焉。獨歎枕中生于世法影中，沈酣啽囈，以至于死，一哭而醒。夢死可醒，真死何及？

或曰：『按記則「邊功」、「河功」，蓋古今取奇之二竅矣！談者殆不必了人，至乃山河影迹，萬古歷然，未應悉成夢具。』曰：既云影迹，何容歷然？岸谷滄桑，亦豈常醒之物耶？第概云如夢，則醒復何存？所知者，去夢遊醒，必非枕孔中所能辨耳。

辛丑中秋前一日臨川居士題于清遠樓

目錄

邯鄲記

明 湯顯祖著

第一齣 標引

【漁家傲】(末上)烏兔天邊纔打照,仙翁海上驢兒叫。一霎蟠桃花綻了,猶難道,仙花也要閒人掃。一枕餘甜昏又曉,憑誰撥轉通天竅。白日矬西還是早,回頭笑,忙忙過了邯鄲道。

何仙姑獨遊花下, 呂洞賓三過岳陽。
俏崔氏坐成花燭, 蠢盧生夢醒黃粱。

第二齣 行田

【破齊陣】(生上)極目雲霄有路,驚心歲月無涯。白屋三間,紅塵一榻,放頓愁腸不下。展秋窗、腐草無螢火,盼古道、垂楊有暮鴉。西風吹鬢華。(菩薩蠻倒句)『客驚秋色山東宅,宅東山色秋驚客。盧姓舊家儒,儒家舊姓盧。隱名何借問,問借何名隱。生小誤癡情,情癡誤小生。』小生乃山

東盧生是也。始祖籍貫范陽郡，士長根生；先父流移邯鄲縣，村居草食。自離母穴，生成背厚腰圓；未到師門，早已眉清目秀。眼到、口到、心到，於書無所不窺；時來、運來、命來，所事何件不曉。數什麼道理繭絲牛毛，我筆尖頭一些些都難的進，挑的出；怕那家文章龍牙鳳尾，我錦囊底一樣樣都放的去，收的來。呀！說則說了百千萬般，過不遇兮二十六歲。今日才子，明日才子，李亦是李白之兄；這科狀元，那科狀元，梁九乃梁八之弟。之乎者也，今文豈在我之先；亦已焉哉，前世落在人之後。衣冠欠整，稂不稂，莠不莠，人看處面目可憎；世事都知，啞則啞，聾則聾，自覺得語言無味。眞乃是『人無氣勢精神減，家少衣糧應對微』。所賴有數畝荒田，正直秋風禾黍。諒後進難攀先進，誰想這君子也，如用之。學老圃混着老農，難道是小人哉，何須也？到九秋天氣，穿扮得衣無衣，褐無褐，不湊膝短裘敝貂；往三家店兒，乘坐着馬非馬，驢非驢，略搭脚靑駒似狗。呀！雖則如此，無之奈何。不免鞴上蹇驢，散心一會。〔鞴驢，驢鳴介〕我此驢也相伴多年了，再不能勾駟馬高車，年年邯鄲道上也。〔行介〕

【柳搖金】青驢緊跨，霜風漸加。克膝的短裘，擋不住沙塵刮。空田噪晚鴉，牛背上，夕陽西下。秋風古道，紅樹槎牙，槎牙，唱道是秋容如畫。日已向晚，且西村暫住，明日再田上去。

返照入閭巷，　憂來共誰語。

古道少人行，　秋風動禾黍。

第三齣　度世

〔扮呂仙搭袱葫蘆枕上〕〔集唐〕『邂逅何曾見一人，披星帶月斬麒麟。無緣邀得乘風去，迴向瀛洲看日輪。』自家呂巖，字洞賓，京兆人也。忝中文科進士，素性飲酒任俠。曾於咸陽市上，酒中殺人，因而亡命。久之貧落，道遇正陽子鍾離權先生，能使飛昇黃白之術；見貧道行旅消乏，將石子半斤，點成黃金一十八兩，分付貧道仔細收用。貧道心中有疑，叩了一頭，稟問：『師父，師父，此乃點石爲金，後來仍變爲石乎？』師父說：『五百年後，仍化爲石。』貧道立取黃金拋散：『雖然一時濟我緩急，可惜誤了五百年後遇金人。』師父啞然大笑：『呂巖，呂巖，一點好心，可登仙界。』遂得六一飛昇之術，心心密證，口口相傳；行之三十餘年，忝登了上八洞神仙之位。只因前生道緣深重，此生功行綿綿；性頗混塵，心存度世。近奉東華帝旨，新修一座蓬萊山門。門外蟠桃一株，三百年其花纔放。時有皓劫剛風，等閒吹落花片，塞礙天門。先是貧道度了一位何仙姑來此，逐日掃花。近奉東華帝旨，何姑證入仙班。因此張果老仙尊又着貧道駕雲騰霧，於赤縣神州再覓取一人，來供掃花之役。道猶未了，何姑笑舞而來也。〔扮何仙姑持箒上〕好風吹起落花也。

【賞花時】翠鳳毛翎札箒叉，閒踏天門掃落花。你看風起玉塵砂，猛可的那一層雲下，抵多少『門外即天涯』。〔見介〕洞賓先生何往？〔呂〕恭喜你領了東華帝旨，證了仙班。果老仙翁誠恐你高班已上，掃花無人，着我再往塵寰，度取一位。敢支分殺人也！〔何〕洞賓先生，大功行了。只此去，未知

度人何處？蟠桃宴可趕的上也？

〔么〕你休再劍斬黃龍一線差，再休向東老貧窮賣酒家。你與俺高眼向雲霞，洞賓呵，你得了人早些兒回話；遲呵，錯教人留恨碧桃花。〔下。呂〕仙姑別去，不免將此磁枕搭袱駕雲而去也。『就是頭邊枕，磁爲心上慈。』〔下。丑上〕我還『南湖秋水夜無煙，奈可乘流直上天。且就洞庭賒月色，將船買酒白雲邊。』〔內笑介〕小二哥發酒不賒，又賒了。〔丑〕賒的賒一月，買的買一船。小子在這岳陽樓前開張個大酒店，因這洞庭湖水多，酒都扯淡了。這幾日賒也沒人來，好笑，好笑。〔內叫介〕小二哥，那不是兩個賒的來了。〔丑〕請進，請進。〔扮二客上〕『一生湖海客，半醉洞庭秋。』小二哥，買酒。〔丑應介。客看壺介〕酒壺上怎生寫着『洞庭』二字？〔丑〕盛水哩。〔客笑介〕也罷，拚我們海量，吞你幾個洞庭湖。〔丑〕二位較量飲。〔一客〕小子鄱陽湖生意，飲八百杯罷。〔一客〕小子廬江客，飲三百杯。〔丑〕這等消我酒不去。八百鄱陽三百焦，到不得我這把壺一個腰。〔客〕好大壺嘴哩。〔做飲、唱隨意介。丑〕又一個帶牛鼻子的來了。

〔中呂粉蝶兒〕〔呂上〕秋色蕭疎，下的來幾重雲樹，卷滄桑，半葉淺蓬壺。踐朝霞，乘暮靄，一步捱一步。剛則背上葫蘆，這淡黃生可人衣服。

〔醉春風〕則爲俺無掛礙的熱心腸，引下些有商量來的淸肺腑。這些時，躧着眼、下山頭，把世界幾點兒來數數：這底是三楚三齊，那底是三秦三晉，更有找不着的三吳三

蜀。說話中間，前面洞庭湖了，好一座岳陽樓也。

【紅繡鞋】趁江鄉，落霞孤鶩；弄瀟湘，雲影蒼梧。殘暮雨，響菰蒲；晴嵐山市語，煙水捕魚圖，把世人心閒看取。邊旁放着一座大酒店，店主有麽？〔丑應介〕請進。〔作進酒介〕

【迎仙客】〔呂〕俺曾把黃鶴樓鐵笛吹，又到這岳陽樓將村酒沽。好景，好景，前面漢陽江，上面瀟湘，蒼梧，下面湖北、江東。請了。〔丑〕請什麽子？〔呂〕來稽首，是有禮數的洞庭君主。〔丑〕鬼話！〔內應叫介。呂〕聽平沙落雁呼，遠水孤帆出；這其中正洞庭歸客傷心處，趕不上斜陽渡。〔呂作醉介〕酒是神仙造，神仙喫；你這一班兒也知道喫什麽酒！〔二客惱介〕哎也，哎也！可不道『一品官，二品客』。倒不高如你？我穿的細軟羅緞，喫的細料茶食，用的細絲錁錠。似你這般，不看你喫的，看你穿的哩，希泥希爛的！醒眼看醉漢，你、醉漢不堪扶。〔呂笑介〕

【石榴花】俺也不和他評高下，說精粗，道俺個醉漢不堪扶。偏你那看醉人的醒眼不模糊，則怕你村沙勢，比俺更俗；橫死眼，比俺更毒。〔二客云〕野狐騷道，出口傷人。還不去？還不去扯破他衣服！〔呂〕爲什麽扯斷絲絛，抓破衣服，罵俺作頑涎騷道野狐徒。〔客〕好笑，好笑，但那葫蘆中，那討些子藥物，都是燒酒氣。

【鬭鵪鶉】〔呂〕你笑他盛酒的葫蘆，須有些不着緊的信物；硬擎着你七尺之軀，俺老先生看汝。〔客〕看什麼子！無過是酒、色、財、氣，人之本等哩。〔呂〕你說是人之本等，則見使酒的爛了脊肚。〔客〕氣呢？〔呂〕使氣的膨漲胸脯。〔客〕財呢？〔呂〕急財的守着家兒。〔客〕色呢？〔呂〕急色的守着院主。

【上小樓】〔呂〕這四般兒，非親着故，四般兒，爲人造畜。〔客〕難道人有了君臣，纔是富貴；有兒女家小，纔快活。都是酒色財氣上來的，怎生住的手？〔呂〕你道是對面君臣，一胞兒女，貼肉妻夫；則那一口氣不遂了心，來從何處來？去從何處去？俺替你愁，俺替你想，敢四般兒那時纔住。〔客〕一會了，先生一些陰陽晝夜不知。〔呂笑介〕你可知麼？

【么】問你個如何是畢月烏？〔客〕月黑了就是。〔呂〕如何是房日兔？〔客想介〕醉了房兒裏吐去。〔呂〕你道如何是三更之午，十月之餘，一刻之初？〔客〕聽他什麼，只噇酒。〔呂笑介〕問着呵，則是一班兒嘴禿速，難道偏則我出家人有五行攢聚？〔衆瞧介〕包兒裏是個磁瓦枕，打碎他的！〔呂〕怎碎的他呵？〔客〕是什麼生料，碎不的他？

【白鶴子】〔呂〕是黃婆土築了基，放在偃月爐；封固的是七般泥，用坎離爲藥物。〔客〕

怎生下火？

【幺】〔呂〕扇風囊，隨鼓鑄；磁永料，瀉流珠。燒的那粉紅丹，色樣殊。全不見杭根頭，一線兒絲痕路。〔客笑介〕杭兒兩頭大窟窿，先生害頭風出氣的？

【幺】〔呂〕這是按八風，開地戶；憑一曜，透天樞。〔客〕到空空的亮。〔呂〕有甚的空籠樣？杭江山，早則是連環套，通心腑。列位都來晚上一會麼？〔客〕寡漢睡的。〔呂笑介〕到不寡哩。

【幺】半凹兒承姹女，並杭的好妻夫。〔客〕有甚好處？〔呂〕好消息在其中，但杭着都有個回心處。〔客〕難道有這話？我們再也不信。〔呂〕此處無緣，列位看官們請了。

【快活三】不是俺袖青蛇、膽氣粗，則是俺憑長嘯海天孤。則俺朗吟飛過洞庭湖，度的是有緣人，人何處？〔下。衆笑介〕那先生被我們嚷嚷的去了，我們也去罷。三「相逢不飲空歸去，洞口桃花也笑人。」二〔衆下。呂上〕好笑，好笑，一個大岳陽樓，無人可度，只索望西北方迤邐而去。

【鮑老兒】這是你自來的辛苦，一口氣，許了師父；少不得逢人問渡，遇主尋途。是不是口邊着道詞，一路的做鬼粧狐。呀，一道清氣，貫於燕之南、趙之北；不免按轉雲頭，順風而去。

【滿庭芳】非關俺妄言禍福，怎頭直上、非煙非霧，脚踏下、非楚非吳，眼抹裏這非赤也非烏。莫不是靑牛氣函關直竪，莫不是蜃樓氣東海橫鋪；沒羅鏡分金指度，打向假隨方認取。呀，卻原來是近淸河、邯鄲全趙那邊隅。仔細看來，是邯鄲地方；此中怎得有神仙氣候也？

【耍孩兒】史記上單注着會歌舞邯鄲女，俺則道幾千年出不的個藺相如；卻怎生祥雲氣，罩定不尋俗，滿塵埃、他別樣通疏。知他蘆花明月人何處，流水高山客有無？俺到那有權術，偷覷影看他驢櫪，下探竿識得龍魚。

【尾聲】欠一個蓬萊洞掃花人，走一片邯鄲城尋地主。但是有緣人，俺盡把神仙許；則這熱心兒，普天下遇着他，都姓呂。

一霎祥雲下玉京，　臨凡覓度掃花人。
大抵乾坤多一照，　免教人在暗中行。

第四齣 入夢

〔丑上〕『北地秋深帶早寒，白頭祖籍住邯鄲。閑張村務黃粱飯，是客都談處世難。』小子在這趙州橋北開一個小小飯店，這店前店後田莊，半是范陽鎮盧家的。他家往來歇脚，在我店中。也有遠方客商，來此打火。目今點心時分，看有甚人來。〔呂背褡袱枕、笑上〕『一粒粟中藏世界，半升鐺裏煮乾坤。』貧道打從岳陽樓上，望見一縷青氣，竟接邯鄲。迤邐尋來，原來此氣落在邯鄲縣趙州橋西盧生之宅。貧道即從人中觀見盧生，相貌精奇古怪，真有牛仙之分。便待引見而度之，則爲此人沈障久深，心神難定。因他學成文武之藝，未得售於帝王之家，以此落落，其人悶悶而已。此非口舌所能動也。〔想介〕則除是如此如此，纔有個醒發之處。俺先到店窩兒候他也。

【鎖南枝】青蛇氣，碧玉袍，按下了雲頭離碧霄。纔過趙州橋，蹬上這邯鄲道。〔內雞鳴犬吠介。呂〕好一座村莊，犬吠雞鳴，頗堪消遣。〔丑見介〕客官請坐。〔呂〕俺把擔囊放，塵榻高，比那岳陽樓近多少。〔丑〕道丈何來？〔呂〕我乃回道人，借坐一會。〔背介〕那人騎一匹青驢駒來也。〔噀訣介〕那驢兒雞兒犬兒，和那塵世中一班人物，但是精靈合用的，都要依吾法旨聽用，不得有違。勑！

【前腔】〔生短裘鞭驢上〕風吹帽，裘斂貂，短禿促青驢鞭斷了稍。〔丑〕盧大官人。〔生〕盱曈

裏，一週遭，那轆轤時誰相叫。原來邸舍中主人，我且坐一會去。驢繫這樁橛上，喫些草。〔丑〕知道了。〔生見呂介〕輕擡手，當折腰，但相逢這面兒好。〔生〕店主人，這位老翁何處？〔丑〕回回國來的。〔生〕老翁容貌，不像回回。〔呂〕貧道姓回，從岳陽樓過此。足下高姓？〔生〕小子盧生是也。久聞的個岳陽樓，景致何如？〔呂〕有岳陽樓記一篇，略表白幾句你聽：「夫巴陵勝狀，在洞庭一湖。啣遠山，吞長江，浩浩蕩蕩，橫無際涯；朝暉夕陰，氣象萬千。此則岳陽樓之大觀也。北通巫峽，南極瀟湘，仙客騷人，多會於此。覽物之情，得無異乎？若夫霪雨霏霏，連月不開；陰風怒號，濁浪排空；日星隱曜，山岳潛形；商旅不行，檣傾楫摧；薄暮冥冥，虎嘯猿啼。登斯樓也，則有去國懷鄉，憂讒畏譏；滿目蕭然，感極而悲者矣！至若春和景明，波瀾不驚，上下天光，一碧萬頃；沙鷗翔集，錦鱗游泳；岸芷汀蘭，郁郁青青。而或長煙一空，皓月千里，浮光躍金，靜影沈璧，漁歌互答，此樂何極！登斯樓也，則有心曠神怡，寵辱皆忘；把酒臨風，其樂洋洋者矣！」〔生〕好景致也。老翁記的恁熟，諷誦如流。可到了幾次？〔呂〕不多，三次了。有詩爲證：「朝遊碧落暮蒼梧，袖有青蛇膽氣粗。三過岳陽人不識，朗吟飛過洞庭湖。」〔生〕老翁，好吟咏也。則「朝遊碧落暮蒼梧」，蒼梧在南楚地方，碧落在那裏？〔呂〕若論碧落路程，眼前便是。〔生笑介〕老翁哄弄莊家哩。〔呂〕這等，且說今年莊家如何？〔生〕謝聖人在上，去秋莊家一畝打七石八斗，今歲整整的打够了九石九哩。〔呂〕這等你受用哩。〔生笑介〕可是受用了。〔生忽起自看破裘，嘆介〕大丈夫生世不諧。而窮困如是乎！〔呂〕觀子肌膚極腴，體胖無恙，談諧方暢，而嘆窮困者，何也？

【前腔】你身無恙，生事饒，旅舍裏相逢如故交。暢好的不裝喬，正用歡言笑。因何恨，不自聊？嘆孤窮，還待怎生好。〔生〕老翁說我談諧得意，吾此苟生耳，何得意之有！〔呂〕此而不得意，何等爲得意乎？〔生〕大丈夫當建功樹名，出將入相，列鼎而食，選聲而聽，使宗族茂盛而家用肥饒，然後可以言得意也！

【前腔】俺呵，身遊藝，心計高。試青紫，當年如拾毛。到如今呵，俺三十算齊頭，尚走這田間道。老翁，有何暢叫、俺心自聊？你道俺未稱窮，還待怎生好？〔生作瞌介〕我一時困倦起來了。〔丑〕想是餓乏了，小人炊黃粱爲君一飯。〔生〕待我榻上打個盹。〔睡介〕少個枕兒。〔呂〕盧生，盧生，你待要一生得意，我解囊中贈君一枕。〔開囊取枕與生介〕

【尾聲】看你困中人，無智把精神倒。你枕此枕呵，敢着你萬事如期意氣高。店主人，你自去煮黃粱，要他美甘甘清睡個飽。〔呂下。生作睡不穩介，看枕介〕

【懶畫眉】這枕呵，不是藤穿刺繡錦編牙，好則是玉切香雕體勢佳。呀！原來是磁州燒出的瑩無瑕，卻怎生兩頭漏出通明罅？〔揉眼介〕莫不是睡起朦朧眼挫花。〔瞧介〕有光透着房子裏，可是日光所照？

【前腔】則這半間茅屋甚光華，敢則是落日橫穿一線斜；須不是俺神光錯摸眼麻查？

待我起來瞧着。〔起介，轉向鬼門，驚介〕緣何卽留卽漸的光明大？待俺跳入壺中細看他。〔做跳入枕中，枕落去。生轉行介〕呀！怎生有這一條齊整的官道。〔行介〕好座紅粉高牆。

【朝天子】一徑香風軟碧沙，粉牆低轉處有人家。門開在這裏，待我驀將進去。閃銅環呀的轉簷牙，滿庭花，重重簾幙鎖煙霞。甚公侯貴衙，甚公侯貴衙？門簾以內，深院大宅了。門兒外瞧着：前面太湖石山子，堂上古畫、古琴，寶鼎、銅雀，碧珊瑚、紅毬衣。

【前腔】堂院淸幽擺設的佳，似有人朱戶裏小窗紗。〔內叫介〕什麼閒人行走，快拿，快拿！〔生慌介〕急迴廊怕的惹波查，〔內叫介〕掩上門，快拿，快拿！〔生慌介〕怎生好？門又閉了，且喜旁邊有芙蓉一架，可以躱藏。省喧譁，如魚失水旱蓮花。且低回首自家，且低回首自家。〔老旦上，叫介〕那人何處也？小姐早上。

【不是路】〔旦引貼上〕浪影空花，陌上香魂不住家。仙靈化，差排門戶粉胭搽。〔旦〕奴家淸河崔氏之女是也。這兩個一個是老媽，一個是梅香。住這深院重門，未有夫君。誰到籬欄之下，走藏何處也？〔老〕影交加，那人呵，多應躱在芙蓉架。〔叫介〕那漢子還不出來？拿去官司打折了他。〔生作怕，慌上介〕休要拿，小生在此。〔老〕甚麼寒酸，還不低頭！〔捉生低頭，跪介。老〕俺這朱門下，窮酸恁的無高下。敢來行踏，敢來行踏。〔旦〕問漢子何方人氏，姓甚名誰？

【前腔】〔生〕黃卷生涯，盧姓山東也是舊家。閒停踏，偶然迷誤到尊衙。〔旦〕家中有甚麼人？〔生〕自嗟呀，也無妻小無爹媽，長則是向孤燈守歲華。〔老〕你沒有妻子，在這裏狗頭狗腦！〔生〕小生怎敢？須詳察，書生老實知刑法。敢行調達，敢行調達？〔旦〕敎那漢子擡頭。〔生〕不敢。〔老〕小姐恕你擡頭。〔生瞧介〕原來是個女郎。〔老〕咄！

【前腔】〔旦〕俺世代榮華，不是尋常百姓家。你行奸詐，無端窺竊上陽花。〔生〕不敢。〔旦〕梅香和俺快行拿。〔貼〕沒有索子。〔旦〕鞦韆索子上高懸掛。〔貼〕沒甚麼行杖。〔旦〕撥枝鼓的鞭兒，和俺着實的撾。〔生〕苦也，苦也。〔老〕要饒麼？〔生〕可知道要饒。〔老〕這等，漢子叩頭告饒。〔旦〕非奸即盜，天條一些去不的。老媽媽，則問他私休官休。私休，不許他家去，收他在俺門下，成其夫妻；官休，送他清河縣去！〔老對生介〕替你告饒了。小姐分付：官休，私休？私休，不許你家去，收留你在這裏，與小姐成其夫妻；官休，送你清河縣去！〔生〕情願私休。〔老〕一讓一個肯。〔回介〕稟小姐，秀才情願私休。〔旦〕這等，恕他起來。〔老〕小姐放你起來。〔生起，笑。旦看，羞介〕老媽，快下了簾兒，俺好看他不上。酸寒煞，你引他去，迴廊洗浴更衣罷，再來回話，再來回話。〔老〕秀才，小姐分付，迴廊外香水堂洗澡去！〔生笑介〕好不猜人。「既在矮簷下，怎敢不低頭。」〔下〕

【前腔】〔老引生上〕這香水渾家，把俺滌爪修眉刷淨了牙。〔老〕便道是你渾家，還早哩！相擡

刮，這階前跪下、手兒叉。〔生拱立。老回話介〕稟小姐，那漢子洗浴更衣了。〔旦〕那人怎麼？〔老〕儘風華，衣冠濟楚多文雅。〔旦低問介〕內才怎的？〔老低笑介〕便是那話兒郎當，你可也逗着他。〔旦笑介〕休胡哈。　梅香捲簾。〔貼捲簾介。旦〕俺盈盈暮雨，快把這湘簾掛。〔生跪，旦扶起介〕男兒膝下，男兒膝下。〔旦〕盧生，盧生，奴家憐君之貧，收留你爲伴，無媒奈何？〔老〕老身當媒，佳期休誤。〔內鼓樂，老贊拜介。貼〕新人新郎進合歡之酒。〔旦把酒介〕

【賀新郎】羞殺兒家，早蓮腮映來杯斝；縣生春，滿堂如畫，入瀟灑。爲甚麼閒步天台看晚霞，拾的個阮郎門下。低低笑，輕輕哈，逗着文君寡。〔合〕雲雨事，休驚怕。

【前腔】〔生〕三十無家，邯鄲縣偶然存劄，坐酸寒衣衫蘿苣。裝聾啞，誰承望顛倒英雄在絳紗。無財帛，單鎗入馬，能粗細，知高下，你穩着心兒把。〔合前。老旦〕好夫妻進洞房花燭。〔行介〕

【節節高】崔盧舊世家，兩韶華，偶逢狹路通情話。教洗刮，沒爭差，無喇撻。情兒抹的光光乍，燈兒照的嬌嬌姹。崔家原有舊根牙，盧郎也不年高大。

【前腔】天河犯客槎，猛擒拿，無媒織女容招嫁。休記掛，沒嗟呀，多喜洽。檀郎蘸眼

驚紅乍，美人帶笑吹銀蠟。今宵同睡碧窗紗，明朝看取香羅帕。

【尾聲】果然是春無價，盼暮雨爲雲初下榻。〔旦〕蕭郎呵，這是俺和你五百歲姻緣到了家。

偶然高築望夫臺，　佷佷書生走入來；
今夜不須瓷作枕，　輕擡玉臂枕郎腮。

第五齣　招賢

【霜天曉角】〔外扮蕭嵩美髯上〕江南雲樹，冷落青門庶。萋萋芳草似憐予，有路長安怎去。〔集唐〕『千秋萬古共平原，生事蕭條空掩門。試問酒旗歌板地，有誰傾蓋待王孫？』小生蘭陵蕭嵩，字一忠；梁武帝蕭衍之苗裔，宋國公蕭瑀之曾孫。只因岸谷遷移，滄桑變改；文武之道頓盡，琴書之興猶存。且是美于鬚髯，儀形偉麗；有人相我，『爵壽雙高』。還不在話下了。有個異姓兄弟，叫做裴光庭，乃金牙大總管封聞喜縣公裴行儉之晚子，就是當朝武三思之女壻。古今典故，深所諳知。但此弟長有一點妬心，也是他平生毛病。幾日不見，想待到來。

【前腔】〔末扮裴光庭袖詔旨上〕插架奇書，將相吾門戶。袖中天子詔賢書。瞞着蕭郎前赴。

自家裴光庭是也。從來飽學未遇，幸逢黃榜招賢。自揣可中狀元，則怕蕭兄奪取。心生一計：將這紙黃榜袖下了，不等他知，一徑辭他前去。〔見介。外〕兄弟，我近來情懷耿耿，有失款迎。〔末〕你兄弟心事匆匆，特來告別。〔外〕呀！有何緊急至此。〔末〕天大事都可說與仁兄，只這些是小弟機密事，不敢告聞。請了。〔外〕賢弟袖中簌簌之聲，何物也？〔末〕沒有甚的。〔外扯看介〕是黃紙。〔末笑介〕是本疏頭。〔外扯看介〕『奉天承運皇帝詔曰：天下文士，可於本年三月中旬，赴京殿試，朕親點取。無違！』呀！原來一紙招賢詔書，爲何賢弟袖着？〔末〕實不瞞兄，此榜文，御史臺行下本學，學裏先生把與愚弟看。愚弟想來，別的罷了，仁兄才學蓋世，聽的黃榜招賢，定然要去。因此悄悄的袖了這詔旨，瞞兄往京，單填小弟名字銷繳了。〔外笑介〕可有此話？秀才無數，何在我一人？

【皂羅袍】〔末〕提起書生無數，俺三言兩句，壓倒其餘。那蒼生一郡眼無珠，則你春風八面人如玉。哥，你兄弟才學，要中頭名狀元。你去之時，把我綽下第二了。〔外笑介〕原來如此。〔末〕嫦娥所愛，無過兩儒；將來並比，端然一輸。因此上裴航要閃往你蕭郎路。

【前腔】〔外〕不道狀元難事，但一緣二命，未委何如？你把招賢榜作寄私書，遮天袖掩賢門路。別的罷了，賢弟，在場屋中，我筆尖可以饒讓些。俺把筆花高吐，你眞難展舒；俺把筆尖低舉，隨君掃除，便金階對策也好商量做。〔末〕這等多承了，店中飲一杯狀元紅去。

【尾聲】〔外〕狀元紅吸不盡兩單壺，俺和你雙雙出馬長安路。兄弟呵，則這些時把月宮花談笑取。

王孫公子不豪奢，　雪案螢窗守歲華。
但是學成文武藝，　都堪貨與帝王家。

第六齣　贈試

【遶地遊】〔旦上〕偶然心上，做盡風流樣，懶粧成、又偎人半晌。〔老、貼笑上〕營勾了腰肢，通籠繡帳，聽得來愁人夜長。〔醜奴兒〕〔旦〕『紅園粉簇清幽路，那得人遊。〔老〕天與風流，有客窺簾動玉鉤。〔貼〕探香覓翠芙蓉架，官了，私休？〔合〕此處人留，蝶夢迷花正起頭。』〔老〕姐姐，天上吊下一個盧郎。〔貼〕不是吊下盧郎，是個驢郎。〔旦〕蠢丫頭說出本相。思想起我家七輩無白衣女壻，要打發他應舉，你道如何？〔老〕好嘿，姐夫得官回，你做夫人了。

【卜算子】〔生上〕長宵清話長，廣被風情廣；似笑如顰在畫堂，費盡佳人想。〔見介。旦〕〔集唐〕盧郎，你『不羨名公樂此身』。〔生〕這『風光別似武陵春』。〔旦〕『百花仙醞能留客』，〔生〕『一面紅粧惱殺人』。〔旦〕盧郎，自招你在此成了夫婦，和你朝歡暮樂，百縱千隨，真人間得意之事也。但我家七輩無白衣女壻，

你功名之興，卻是何如？〔生〕不欺娘子說，小生書史雖然得讀，儒冠誤了多年。今日天緣，現成受用。功名二字，再也休提！〔旦〕咳，秀才家好說道話？且問你會過幾場來。

【朱奴兒】〔生〕我也忘記起春秋幾場，則翰林院不看文章，沒氣力頭白功名紙半張。直那等豪門貴黨，〔合〕高名望，時來運當，平白地爲卿相。〔旦〕說豪門貴黨，也怪不的他；則你交遊不多，才名未廣，以致淹遲。奴家四門親戚，多在要津；你去長安，都須拜在門下。〔生〕領教了。〔旦〕還一件來。公門要路，能勾容易近他？奴家再着一家兄相幫引進，取狀元如反掌耳。〔生〕令兄有這樣行止？〔旦〕從來如此了。

【前腔】〔旦〕有家兄打圓就方，非奴家數白論黃。少他呵，紫閣金門路渺茫；上天梯有了他氣長。〔合前。生〕這等小生到不會拜得令兄。〔旦〕你道家兄是誰？家兄者，錢也。奴家所有金錢，儘你前途賄賂。〔生笑介〕原來如此，感謝娘子厚意。聽的黃榜招賢，盡把所贈金資，引動朝貴，則小生之文，字字珠玉矣！〔旦〕正當如此。梅香，取酒送行。

【雁來紅】〔送酒介〕寬金盞，瀉杜康，緊班騅送陸郎。他無言覷定把杯兒餉，再四量斟上，怕濕羅衫這淚幾行。〔合〕凝眸望，開科這場，但泥金早傳唱。

【前腔】〔生〕葫蘆提，田舍郎；仗嬌妻，有志綱。賭家兄送上黃金榜，握手輕難放，少

別成名恩愛長。〔合前〕

【尾聲】〔拜介〕指定衣錦還鄉似阮郎。此去呵，走章臺，再休似前胡撞，俺留着這一對畫不了的愁眉待張敞。

開元天子重賢才，　開元通寶是錢財；

若道文章真使得，　狀元曾値幾文來。

第七齣　奪元

【夜行船】〔淨扮宇文融上〕宇文後魏留支派，猶餘霸氣。遭逢聖代，號令三臺，權衡十宰，又領着文場氣概。〔集唐〕『猶得三朝托後車，會將雷雨發萌芽。中原駿馬搜求盡，誰道門生隔絳紗。』下官乃唐朝左僕射、兼檢括天下租庸使宇文融是也。性喜奸讒，材能進奉。日昨黃榜招賢，聖人可憐見，着下官看卷進呈。思想一生，專以迎合朝廷，取媚權貴。卷子中間有個蘭陵蕭嵩，奇才，奇才！雖是梁武帝之後，異代君臣，管我不着。又有個聞喜裴光庭，正是前宰相裴行儉之子，武三思之壻；才品次些，我要取他做個頭名，蕭嵩第二。早已進呈，未知聖意若何？早晚近侍到來，可以漏泄聖意。左右，門外伺候。

【粉蝶兒】〔老旦扮高力士上〕綠滿宮槐，隨意到棘闈簾外。〔丑報介〕司禮監高公公到門。〔淨慌走

接介，〔淨〕早知老公公俯臨，下官禮合遠接。〔老〕老先過謙了，日下看卷費神思哩。〔淨〕正要修一密啓，稟問老公公，未知御意進呈第一可點了誰。〔老〕有點了。〔淨〕是裴光庭麼？〔老〕還早。〔淨〕是蕭嵩？〔老〕再報來。〔淨〕後面姓名，下官都不記懷了。〔老〕可知道。

【一封書】都經御覽裁，看上了山東盧秀才。〔淨想介〕山東盧秀才。〔老〕名喚盧生，知他甚手策，動龍顏，含笑孩。〔淨〕老公公看見當眞點了他。〔老〕親看御筆題紅在，待翦宮袍賜綠來。〔合〕御筵排，榜花開，也是他際會風雲直上台。〔淨〕奇哉，奇哉！這等裴、蕭二人第幾？〔老〕蕭第二，裴第三。

【前腔】〔淨背介〕卷首定蕭裴，怎到的寒盧那狗才！〔回介〕是他命運該，遇重瞳，着眼擡。〔老〕老先不知，也非萬歲爺一人主裁。他與滿朝勳貴相知，都保他文才第一；便是本監，也看見他字字端楷哩。〔淨〕可知道了，他的書中有路能分拍，則道俺眼內無珠做總裁。〔合前。老〕告別了，明日老先陪宴。

【尾聲】杏園紅，你知貢舉的須陪待。〔淨〕還要請老公公主席纔是。〔老笑介〕我帶上了穿宮入殿腰牌，則助的你外面的官兒御道上簪花那一聲釆。〔下〕

〔淨弔場〕可笑，可笑，咱看定了的狀元，誰想那盧生以鑽刺搶去了。偏不鑽刺於我！

如此朝綱把握難，　不容怒髮不衝冠。
則這黃金買身貴，　不用文章中試官。

第八齣　驕宴

〔丑扮廚役，頭巾插花上〕小子光祿寺廚役，三百名中第一。刀砧使得精細，作料下得穩實；饅頭磨的光泛，糕麵打得條直；千層起的潑鬆，八珍配得齊飭；何止五肉七菜，無非喫一看十。喫了的、眠思夢想，但看的、垂涎咽液。休道三閣下堂餐，便是六宮中也是我小子尙食。這開元皇帝最喜我葱花灌腸，太眞娘娘喜我椒風扁食；止因御湯裏抓下個虱子，被堂上官打下小子革役。虧的過房外甥營救，叫小子依舊更名上値。〔內問介〕外甥是誰？〔丑〕是當今第一名小唱，在高公公名下秉筆秉筆。你問我今日爲何頭上插花？來做新進士瓊林宴席。前路是半實半空豢果，後面是帶熟帶生品食。那裏有壽祭牛肉，那裏討宣州大栗。一碟菜五六根黃齏，半瓶酒三兩蕩醋滴。官廚飯一兩匙兒，邊傍放淸些半夏法製。〔內問介〕爲甚來？〔丑〕你不知。秀才們一個個飽病難醫，待與他燥些脾胃。說便說了，今日天開文運，新狀元賜宴曲江池。聖旨就着考試官宇文老爺陪宴，前面頭踏早來也。

【謁金門前】〔淨上〕風雲定，恩賜御筵華盛。我也曾喫紅綾春宴餅，年華堪自省。　我宇

文瀾今日曲江賜宴，可奈新科狀元乃是落後之卷，相見好沒意兒。後生意氣，且自趨奉他一二。叫光祿寺祗候人，筵宴可齊？〔丑叩頭介〕都齊了，只有教坊司未到。〔旦衆上〕『折桂場中開院本，插花筵上喚官身。』稟老爺，女妓叩頭。〔淨〕報名來。〔貼〕奴家珠簾秀。〔旦〕奴家花嬌秀。〔老貼〕我叫做鍋邊秀。〔淨〕怎生這般一個名字？〔丑〕小的知他命名的意兒。妓女們琵琶過手曲過喉，家常飯到只伸掌。只這名叫做鍋邊秀，便是小的光祿寺廚役竈下養。〔淨〕原來是個火頭哩。〔丑〕着了，來和老爺退火。〔淨〕唗！狀元已到，妓女們遠遠迎接。

【鬪金門】【後】〔生、外、末引隊子上〕走馬御街遊，趁雁塔，標題名姓。〔旦衆接介〕教坊司女妓們迎接狀元。〔生衆笑介〕起來！起來！〔生〕勞動你多嬌來値應，遶花鶯燕請。〔淨迎介〕列位狀元請進。〔拜介〕『應圖求駿馬，驚代得麒麟；白日來深殿，青雲滿後塵。』〔淨〕恭喜三公高才及第，老夫不勝榮仰。〔生〕叨蒙聖恩。〔外、末〕皆老師相進呈之力。〔淨〕御賜曲江喜筵，眞盛事也。〔生〕敢問往年値宴，止是幾個老倒樂工。今日何當妙選？〔淨〕今日狀元乃聖天子欽取，以此加意而來。〔生〕原來如此！〔淨〕看酒。〔丑〕『花開上林苑，酒對曲江池。』

【降黃龍】〔淨送酒介〕天上文星，唱好是金殿雲程，玉堂風景。皇封御酒，玳筵中，如醉日邊紅杏。〔生〕崢嶸，想像平生，這一舉成名天幸。〔外、末〕拚歡娛，酒淹衫袖，帽斜花勝。

【前腔】〔衆旦〕雖明，天若無情，怎折桂人來，嫦娥送影？人間清興，是紅裙怎不把綠衣郎敬。低聲，我待侍枕銀屏，迤逗的狀元紅並。但留名，平康到處，也堪題詠。〔淨〕狀元，這妮子要請狀元，老夫爲媒。〔生笑介。淨〕官妓，狀元處乞珠玉。〔生〕使得，題向那裏？〔貼〕奴家有個紅汗巾兒在此。〔生題詩。淨表白介〕『香飄醉墨粉紅催，天子門生帶笑來；自是玉皇親判與，嫦娥不用老官媒。』〔衆〕狀元，好染作也。〔淨〕則就中語句有些奚落老夫哩。〔外〕盧年兄未必有此。〔末〕官妓，再看酒。

【黃龍袞】同登學士瀛，滿把瓊漿領；是虎爲龍，都是風雲慶。爲誰奚落，爲誰僥幸？遶雁塔，共題名，瞻清景。〔扮報子上〕報、報、報！盧爺奉聖旨欽除翰林學士，兼知制誥。蕭爺、裴爺俱翰林院編修，着教坊司送歸本院。〔淨〕恭喜了。

【前腔】詩題翰墨清，鐙攧雕鞍逞。風暖笙歌，笑語朱簾映。生成濟楚，昂然端正，便立在鳳樓前，人索稱。〔生、外、末揖，上馬介〕

【尾聲】〔淨〕三公呵，御樓高接着帽簷平，攧靴尖走上頭廳，也不枉了你誤春雷十年窗下等。〔衆下。淨吊場，笑介〕好笑，好笑，世間乃有盧生，中了狀元，爲因不出我門下，談容高傲。我好趨奉他：『嫦娥有意，老夫可以爲媒。』乞其珠玉，他題詩第二句『天子門生帶笑來』，明說不是我家門生。這也罷了，第四句『嫦娥不用老官媒』，呵，呵，有這般一個老官媒不用麼？待我想一計打發他。他如今新除，中了聖意；

潛待他知制誥有些破綻之時，尋個題目處置他。

書生白面好輕人，只道文章穩立身。
直待朝中難站立，始知世上有權臣。

第九齣　虜動

【北點絳脣】〔淨、末扮番將相上〕沙塞茫茫，天山直上三千丈。龍虎班行，出將還留相。〔末〕吾乃吐番丞相悉那邏是也。〔淨〕吾乃吐番大將熱龍莽是也。贊普升帳，在此伺候。

【前腔】〔外扮番王引衆上〕白草黃羊，千廬萬帳，歸吾掌。氣不降唐，穩坐在泥金炕。〔見介〕「青海灣西駕駱駝，白蘭山外雪風多。一枝金箭催兵馬，占斷兒家綠玉河。」自家吐番贊普是也。我國始祖禿髮烏孤，曾爲南涼皇帝。家母金城公主，來作西番贊婆。種類繁昌，部落強盛，與唐朝原以金鵝爲誓。奈邊將長以鐵馬相加，正待宣你兩人，商量起兵一事。〔末、淨〕我國東接松涼，西連河鄯，南吞婆羅，北抵突厥。勝兵十萬，壯馬千羣。〔末〕臣那邏調度國中。〔淨〕臣龍莽攻略境外。逢城則取，遇將而擒。唐朝不足慮也！〔外〕進兵何地爲先？〔末〕先取河西，後圖隴右。〔外〕這等就着龍莽將軍徑取瓜沙，丞相從後策應。衆把都們，聽令而行。〔衆應介〕

【淸江引】普天西出落的番回將，大將熱龍莽。番鼓兒緊緊幫，番鐃的點點當，汗呼呼海螺螄吹的響。

【前腔】倒天山靠定了那邏相，就裏機謀廣。令旗兒打着羌，刀尖兒點着唐，錦繡樣江山做一會子搶。

十萬生兵不可當，　剗騎單馬射黃羊。
陰山一片紅塵起，　先取涼州作戰場。

第十齣　外補

【七娘子】（旦引貼上）狀元郎拜滿了三年限。猛思量那日雕鞍，又早春風一半。展妝臺，獨自撚花枝嘆。〔好事近〕『無路入天門，買斷金錢誰說。（貼）逗得翰林人去，送等閒花月。（旦）夢回鴛枕翠生寒，始悔前輕別。（貼）一種崔徽情緒，爲斷鴻愁絕。』（旦）梅香，我家深居獨院，天賜一位夫君。歡心正濃，忽動功名之興；我將家資打發他上京取應，一口氣得中頭名狀元，果中奴之願矣。只爲聖恩留他畢掌制誥，三年之外，方許還鄉。奴家相思，好不苦呵！

【針線箱】沒意中成就嬌歡，儘意底團圓弄盞。問章臺人去也，如天遠，小樓外幾曾抛限。早則是一簾粉絮鶯稍斷，十里紅香燕語殘。纔凝盼，閒愁悶，被東風吹上眉山。〔丑扮報子上〕報、報、報！狀元到。〔下。旦驚喜介〕兒夫錦旋，快安排酒筵。

【望吾鄉】〔生引除子上〕翠蓋紅茵，香風染細塵。花枝笑插宜春鬢，驕驄上路人偏俊。盼望吾鄉近，揮鞭緊，問路頻，崔家正在這清河郡。〔見介。旦〕盧郎，榮歸了。〔生〕夫人喜也。

『一鞭紅雨促歸程，〔旦〕不忿朝來喜鵲聲。〔生〕官誥五花叨聖寵，〔旦〕名揚四海動奴情。』〔旦〕聞的你中了狀元，留你中書三年掌制誥。因何便得錦旋？〔生〕你不知。小生因掌制誥，偷寫下了夫人誥命一通。混在衆人誥命內，朦朧進呈，僥倖聖旨都准行了。小生星夜親手捧着五花封誥，送上賢妻，瞞過了聖上來也。〔旦〕費心了。盧郎，你因何得中了頭名狀元？〔生〕多謝賢卿將金貲廣交朝貴，諕動了君王，在落卷中番出做個第一。

〔旦〕唉也，險些第二了。

【玉芙蓉】〔生〕文章一色新，要得君王認。插宮花，酒生袍袖春雲。春風馬上有珠簾問：這夫婿、是誰家第一人？你夫人分，有花冠告身。記當初、伴題橋捧硯，虧殺卓文君。

【前腔】〔旦〕你天生巧步雲，早得嫦娥近。乍相逢，門兒掩着成親。秋波得似掩花前

俊，暗裏緣鞭打着人。俺行大運，夫人縣君，只這些時，爲恩夫、長是翠眉顰。〔內〕報、報、報！差官到。〔淨扮官上〕『東邊跑的去，西頭走得來。』常差官見。〔見介〕稟老爺，蹺蹊了。原來老爺朦朧取旨，馳驛而回。被宇文老爺看破了奏上，聖旨寬恩免究。此去華陰山外，東京路上，有座陝州城，運道二百八十里，石路不通。聖旨就着老爺去做知州之職，鑿石開河，欽限走馬到任，不許停留。〔生、旦〕有這等事！快備夫馬，夫妻們陝州去也。〔旦問云〕宇文何仇劾奏你來？〔生答云〕下官從落卷中取，不肯認他門下，以此懷恨。

【尾聲】則道咱書生祿米幾粒太倉陳，要平白地支管着河陽運。兩人呵，也則索寶馬香車一路兒引。

三載暮登天子堂，　一朝衣錦晝還鄉。
儒官後命開河路，　食祿前生有地方。

第十一齣　鑿郟

【普賢歌】〔淨扮委官上〕陝州城下水波波，運道上乾焦石落硌，州官來開河。工程一月多，點包兒今朝該到我。小子麻哈人氏，考中京營識字，偶遇疏通事宜，加納陝州幕職。陝州一條官

路，二百八十八里頑石。東京運米西京，費盡人牛脚力；轉搬多有折耗，顛倒剋減顧直。人戶告理難當，上官議開河驛。州裏盧爺詳允，動支無礙工食。工程一月有餘，並不見些兒涓滴。小子當蒙鈞委，特來點比工役。諸餘作手都可，倒是甲頭老賊推呆賣老不來。來時打的他一値。

【字字雙】〔丑扮甲頭拿紙錢上〕我做甲長管十家，十甲；開河人役暗分花，點閘。排門常例有些些，喇雜；管工官又把甲頭揸，沒法。〔見介。淨惱介〕這咱時狗倈子孩兒，還不來伺候？〔丑叩頭介〕小的不敢。〔淨〕工程一月有餘，還不見你一點水。〔丑〕不敢哩。水是地下的血，難道小的身上尿？〔淨〕狗奴，管水喫水，你推的沒有。〔丑〕小人有罪，權送一分紙錢。〔淨惱介〕狗才，紙錢是還紙錢？〔丑〕這是盧大爺因水道不通，領了衆夫甲三步一拜，將次到這禹王廟來了。這紙錢是禹王老爺用的，難道老爺到用不的？〔淨慌介〕哎也！原來大爺行香。這狗才不早通報，快去點香鋪席。

【縷縷金】〔生領衆上〕山磊磊，石崖崖，鍬鋤流汗血，工食費民財。〔淨接生介〕灑掃神王廟，親行禮拜；要他疏通泉眼度船簰，再把靈官賽。〔淨〕香紙齊備。〔生拜介〕

【雙調江兒水】禹王如在，吏民瞻拜。石頭路滑，倒把糧車兒碍，要鑿空河道引江淮。〔合〕叫山神早開，河神早來，國泰民安似海。

【前腔】〔衆拜介〕長途石塊，轉搬難耐。領官錢、上役眞尷尬，偷工買懶一樣費錢財。

〔合前。生〕祭完了。分付十家牌：一人管十，十人管百，擂鼓催工，不許懈怠！〔衆應介，內鼓外作介〕

【桂枝香】〔生〕則爲呵太原倉窄，臨潼關隘；未說到砥柱三門，且掘斷蘆根一帶。看泥沙石髓，看泥沙石髓，便陰陽違礙，也無如之奈。好傷懷！〔衆〕這辛苦男女們當得的。〔生〕滴水能消得，民間費血財。〔內鼓介。衆驚介〕好了，好了。稟老爺，東頭水來了。〔生喜介〕眞個洞洞的水聲哩。

【前腔】〔衆〕黃河過脈，灑池分派；自從公主河西，直引到太陽橋外。看涓涓碧水，看涓涓碧水，此時蒙昧，定然滂湃。好開懷！〔生〕還有前山未開哩。〔衆〕望梅且止三軍渴，逢靖權消一滴災。〔衆作鍬鑿不動介〕呀！怎的來下不得銑。〔看介〕稟老爺，前面開的山是土山石皮，這兩座山透底石。一座喚名雞脚山，一座熊耳山，銑他不入的。〔生背想介〕雞脚山、熊耳山麼？昔禹鑿三門，五行並用。〔回介〕雞脚和熊耳，你道鐵打不入，俺待鹽蒸醋煮了他。〔衆笑介〕怕沒這等大鍋。〔生〕不用的鍋，州裏取幾百擔鹽醋來。〔衆應下，扛鹽上介〕鹽醋在此。〔生〕取乾柴百萬束，連燒此山。然後以醋澆之，着以鍬椎，自然頑石糉裂而起。後用鹽花投之，石都成水。〔衆笑介〕有這等事？〔放火介〕

【大迓鼓】燒空儘費柴，起南方火電，霹靂摧崖。呀！山色燒煤了。〔生〕快取醋來。〔衆鼓醋介〕料想山神前身爲措大，又逢酸子措他來。這樣神通，教人怎猜？〔衆笑介〕怪哉，怪哉！看

還雞脚跟熊耳朶，都善醱醋煮粥了。〔生〕快下鍬斧，成其河道。〔衆鼓鍬介〕

【前腔】〔生〕鶴嘴啄紅崖，似鱗皴甲綻，粉裂烟開。一面撒鹽生水也。〔衆鼓撒鹽介〕知他火盡青山在，好似雪消春水來。〔驚介，驚介〕河頭水流將來了。〔衆笑介〕水鳥初飛，通船引笮。〔生〕百姓們，功已成矣，河已通矣。當鑄鐵牛於河岸之上，以鎮重舟；頭向河南，尾向河北。一面催儹入關糧運，兼以招引四方商賈奇貨，聚於此州；一面奏知聖上，東遊觀覽勝景，也不枉陝州百姓之勞。〔衆〕多謝老爺！男女們插柳沿河，以添勝景。

【尾聲】還把清陰垂柳兩邊栽，奏明主東遊氣概。〔衆〕大河頭鑄一個鐵牛兒千萬載。

用盡人牛力。　渠成鑄鐵牛。
傳聞聖天子，　爲此欲東遊。

第十二齣　邊急

【西地錦】〔外扮老將引衆上〕踏破冰淩海淀，撞開積石河梁。馬到擒王，旗開斬將，袍花點盡風霜。『坐擁貔貅膽氣豪，玉門關外陣雲高。白頭未掛封侯印，腰下長懸帶血刀。』自家涼州都督羽林大將軍王君㚟是也，瓜州常樂縣人氏。平生驍勇，善騎射。蒙聖恩以戰功累陞今職，隴右河西，聽吾節制；長

城一線，控隔吐番。近聞番兵大舉入寇，兵鋒頗銳，不知他大將爲誰？待俺當頭出馬，俺好不粗雄也！

【山花子】老河魁福國安邦將，羽林軍個個精芒。按星宮頭開旗五方，陣圖花太歲中央。〔內鼓介。合〕鼓轟天、如雷震，張鎗刀、甲盔如日光；馬噴秋如雲飛戰場。倚洪福如天，大展邊疆。〔扮報子上〕報、報、報！吐番有個大將熱龍莽殺過來了。〔外〕快整兵前去！〔行介〕

【清江引】大唐家有的是驍雄將，出馬休攔擋，軍兒走的慌，陣兒擺的長。定西番，早擒下先鋒熱龍莽。〔下。淨扮龍莽領衆上，唱前淸江引：『普天西出落的』云云。外衆上，打話介。淨〕吾乃番將熱龍莽是也。你是何小將，敢來迎戰？〔外〕吾乃大將王君㚟是也。出馬在此，早降，早降！〔戰介，番將佯敗，外衆追下介。末扮那邏領衆唱前淸江引：『倒天山轟定了』云云。上〕吾乃吐番丞相悉那邏是也，領兵策應龍莽將軍。日前有書教他佯輸詐敗，唐兵必追；吾以生兵遶出其後，破之必矣。把都們，一齊殺過關南轉西，以擒唐將！〔衆應下。淨上，外追戰介。末衆上，吽介〕王君㚟，王君㚟！且歇一馬，咱吐番丞相救兵在此。〔外慌介〕呀，中計了，中計了！三軍死戰。〔淨、末夾戰，外敗被殺介。淨、末相見介。淨〕多承國相遠來，得此全勝。〔末〕唐軍戰敗，大將陣亡。便乘此威風，搶進玉門關去，不可有遲。

加鞭哨馬走如龍，斬將長驅要立功。

假饒一國長空闊，盡在吾家掌握中。

第十三齣　望幸

【梨花兒】〔淨扮驛丞上〕陝州借大的新河驛，老宰今年六十七，承差之時二十一。㖷！巴到尙書還要百個十。　小子陝州新河驛驛丞。　生來祖代心靈，幼年充縣門役，選去察院祇承。　也是其年近貴，那一位察院爺有情，有情，賞我青襟一個，與我承差一名。　差到東西兩廣，不說南北二京。　承差的威風休論，役滿赴考銓衡。　選中了吏部火房幹事，又犯了些不了事情。　三年飛天過海，偸選了陝州新河驛驛丞。　驛係衝關出口，錢糧津貼豐盈。　幾領轎；幾擡扛，幾匹驢頭，律令般的紙牌勘合：十斤肉，十鍾酒，十個雞子，膿血樣的中火下程。本等應付，少也要落幾段；折色分例，多則是沒一成。　因此往來公役，常被他唬嚇欺凌。　眞乃『一報還了一報，承差慣打驛丞』。幾番要逃要死，貪些狗苟蠅營。　各處送來徒犯，便是送我幾個門生；入門有拜見之禮，着然有些免之情。　不完月錢打死，賣一張白紙遞申；　縱有查盤點視，除了刺字替身。　日久上司官到，搖船擺站缺人。　到頭天樣大事，撞着一個老太歲遊神。〔內介〕老爺，是那位過往官到？〔淨〕哎也！你道是誰？當今開元皇帝，不安本分閒行。　又不用男丁擺槍，要一千個裙釵唱着采菱。　本州太爺親選了九百九十八個，少了的是押殿脚的頭稍二名。　老驛丞無甚少女，尋不出，逼出了人的眼睛。　遲誤了欽依當要。　小子有計了，西頭梁斷處，一條性命攔繩。〔吊頸介。　貼、丑扮囚婦出，救介〕怎麼了？　本官老爺縱不爲螻蟻前程，也爲這條狗性命麼？〔淨醒介〕便是這條狗命，說甚麼蟻役前程。〔叩頭介〕你二位不是乾娘義妹，怎生這救苦難觀世音。〔貼、

丑〕奴家兩人都是本驛囚婦。〔淨〕哎！有這等姿色的囚婦，一向躱在那裏，不來參見本官？且問你丈夫那裏去了？〔貼〕我丈夫叫短包兒，藪絡去了。〔淨〕怎麼說？〔貼〕是老爺放他去，好還月錢。〔淨〕多承了。〔丑〕我丈夫是胡哈兒，吊雞去了。〔淨〕好生意哩。〔丑〕也是老爺教他去。〔淨〕我要雞怎麼？〔丑〕下程中火呢。〔淨〕罷了，早是不曾還着你搖九龍舟去。若見老皇帝，說知此事，那皇帝連我的雞都怕喫了。話分兩頭，且問二位仙鄉何處？〔貼、丑〕江南人氏。〔淨〕會打歌兒哩？〔貼、丑〕也去的。〔淨〕一發妙。如今萬歲爺到來，九龍舟選下一千名殿脚菱歌女，止欠二名。恰好你二人選到。勞你打個歌兒，將月兒起興，歌出船上事體。每句要『彎彎』二字，中兩句要打入『帝王』二字，要個尾聲兒有趣。〔貼〕使得。〔貼歌介〕『月兒彎彎貼子天，新河兒彎彎住子眠；手兒彎彎抱子帝王頸，脚頭彎彎搭子帝王肩。帝王肩，笑子言，這樣的金蓮大似船。』〔淨〕歌的好，歌的好！中子君王之意。〔向丑介〕你要四個『尖尖』，中間兩句也要『帝王』二字，也要個悄尾聲兒。〔丑〕汚耳了。〔歌介〕『月兒尖尖照見子舒，鐵釘兒尖尖纂子篙；嘴兒尖尖好貫子帝王耳，手兒尖尖摸子個帝王腰。帝王腰，着甚麼喬，天上船兒也要俺地下搖。』〔淨〕妙，妙，妙！就將你兩人答應老皇帝。則怕生當些，觸誤了聖體，要演習演習纔好。〔貼、丑〕沒個演習所在。〔淨〕便把我當老皇帝演一演何如？〔丑笑介〕使得。〔淨〕我唱口號二句，你二人湊成。〔歌介〕『俺驛丞老的似個破船形，抹入新河子聽水聲。』〔貼、丑歌介〕『一櫓搖時一櫓子睡，則怕掘篙子撐不的到大天明。』〔內響道介。淨〕快走，快走！州裏太爺來了。

【西地錦】〔生引隊子上〕峽石翻搖翠浪，茅津細吐金沙。打排公館似仙家，晝夜瞻迎鑾

駕。〔淨見生介〕〔西江月〕〔生〕『鑾駕即時巡幸，新河喜得完成。東都留守報分明，祗候都須齊整。〔淨〕一要錢糧協濟，諸般答應精靈。普天之下一人行，怎敢因而失敬。』稟爺：萬歲爺爺若超程而行，住何宮館？〔生〕原有先年造下綉嶺宮，三宮六院，見成齊備；扈從文武，俱有公館；帳房人役錢糧，也有東京七十四州縣津分貼濟。則有一千名棹歌女子，急切難全，怎生是好？〔淨〕止欠二名。驛丞星夜家中搬取嫡親姊妹二名，教他打歌搖櫓，已够一千之數。〔生〕驛丞費心了。〔衆稟介〕驛官謊爺，是兩名囚婦。〔生〕好打！〔淨叩頭介〕雖則囚婦，頗有姿色，又能唱歌。急忙難討這等一對。〔生〕也說得是。驛丞聽我分付：

【一封書】東來是翠華，要曲柄紅羅繖一把。〔淨〕驛裏到沒有這一件。〔生〕綉嶺宮鑾駕庫裏借來。御筵排，怎麼遶龍盤盡插花。〔淨〕則怕珍羞不齊，老皇帝也只得隨鄉入俗了。〔生〕我自有象牙盤上膳千品。外間所獻，預備賞賜而已。〔淨〕還怕扈駕文武老爺管接不周。文武官員猶自可，有那等勢燄的中貂怎奈他？〔生〕不妨。有個頭，有個頭兒高公公，我已差人送禮，他自能約束。則我這裏要精細哩！休當耍，莫爭差，喫不的值駕將軍一個瓜。還一事分付：各路糧貨船千百餘艘，着以五方旗色，編齊綱運；逐隊寫着某路白糧、某州奇貨。每船上焚香，奏其本地之樂。〔淨應介。官走上報介〕稟爺：當頭行的老公公到了，聖駕已駐三百里之外。〔生忙介〕快看馬來，迎駕去。

地脈三河接，天臨萬乘通。

有星皆拱北，　無水不朝東。

第十四齣　東巡

【太常引】（宇、裴引隊上）天迴地遶聖躬勞，春色曉雞號。日華遙上赭黃袍，蓮花仙掌雲霄。（宇）下官御史中丞平章軍國大事宇文融是也。（裴）下官中書少監裴光庭是也。中書監蕭年兄在京監國，我二人扈駕東行。這是臨潼關外行宮，前面將次陝城了。州守乃是盧年兄也。（宇笑介）盧生在此三年，新河一事，未經報完。好難的題目哩！（裴）此君之才，下官所知。河工必成，當受上賞。（宇）河成不成，到彼便見。（內傳呼）聖上升殿！

【遶地遊】（上引高力士眾上）黃輿左纛，又出三門道，聽行漏玉雞春曉，扇影全高，日華初照。（合）錦江山、都迴環聖朝。（眾叩頭，呼萬歲介。上）「黼帳天臨御路開，離宮清蹕暫徘徊。曈曨谷曙千旗出，洶湧山鳴萬乘來。」寡人唐玄宗皇帝是也。車駕東巡洛陽，駐蹕潼關之外。今已早膳，高力士傳旨起程。（高傳旨，行介）

【望吾鄉犯】電轉星搖，旌旗出陝郊。仙公河上誰傳道？三生帝女人悲杳。萬乘親巡到。（生跪伏介）知陝州事前翰林院學士兼知制誥臣盧生，領合州官吏百姓男女迎駕。（上問介）那知州司

是前日狀元盧生？〔裴〕是。〔上〕平身。〔生〕萬歲！萬歲！萬萬歲！〔上〕前面高聳聳的是何物？〔生〕出關路險，搭有天橋。〔上〕天橋麼？天將風雨。〔生〕所謂『雨師灑道，風伯清塵』。〔上笑介〕趲行。〔合〕看祇柱，望石橋，山川天險出雲霄。離宮渺，帳殿遙，二陵風雨在西崤。〔上〕傳旨：且住避雨片時，問陝州有何行殿？〔生〕有萬歲巡行綉嶺宮。〔上〕怎見的。〔生〕有詩爲證。〔上〕可奏來。〔生〕臣謹奏：『春日遲遲春草綠，野棠開盡飄香玉。綉嶺宮前鶴髮翁，猶唱開元太平曲。』〔上〕聽此詩，昔年遊幸，如在眼前。〔生〕萬歲，喜天開日朗，鑾駕可行。〔上〕傳旨迤邐而進。

【絳都春】擂鼓鳴捎，望山程險處，過了天橋。則這些截斷了河陽京兆，早捱過了臨潼屹蹬的遙。大華如夢杳，似蓮嬌，倒映的這關門窄小。〔生〕臣盧生謹奏：聖駕已出潼關，到了河口。請登龍舟。〔上〕朕記此間舊是石路，何用龍舟？〔生〕臣已開河三百餘里，以備聖駕東遊。〔上笑介〕有此奇異之事？朕往觀之。〔望介〕呀，眞乃水天一色也。龍輿瞻眺，眞乃是山色水光相照。〔內鼓吹，上衆登舟介。上〕下了龍舟。〔生〕臣已選下殿脚采女千人，能爲棹歌。〔采女叩頭，棹歌介〕

【出隊子】君王福耀，謝君王福耀，鑿破了河關一線遙。翠絲絲楊柳畫蘭橈，酒滴向河神吹洞簫。好搖搖，等閒平地把天河到了。〔上〕美哉！棹歌之女也。

【鬭樊樓】說甚麼如花殿脚多奇妙，那菱歌起處，卻也魚沈雁落，似洛浦凌波照；甚

漢女明粧笑，在處裏有嬌嬈。也要你臣子們知道，新河站，偏他妝的恁好〔內奏樂介。

生〕臣之妻清河崔氏，備有牙盤一千品獻上。〔上笑介〕准卿奏。〔生進酒介〕臣盧生謹上千秋萬壽酒！

【鶯畫眉】金盞酌仙桃，滴金莖湛露膏，臣膝行而進臨天表。牙盤獻水陸珍肴，菱歌奏洞庭天樂。〔上笑介。合〕今朝有幸，雲霄裏得近天顏微笑。〔上〕牙盤所進，分賜護從人等。卿平身。〔生呼萬歲，起介。上〕前面船隻數千隊，奏樂器，是什麼船？〔生〕此皆江南糧餉，各路珍奇，逐隊焚香，奏他本土之樂。

【滴滴金】〔上笑介。衆〕看幾千艘排列的無喧鬧，一隊隊軍民，齊跪着，頂香爐，咭着細樂，各路的貨郎兒分旗號。白糧船到了，有那番船上回回跳；江漢來朝，都到這河宗獻寶。〔上〕二卿知昔日陝州之路乎？石嶺崎嶇，江南運糧至此，驢馳車載，萬苦千辛。因此祖宗以來，遇糧運稍遲，俺君臣們巡狩東都就食。不想今日有此盧生也！

【啄木兒】〔上〕他時路，石徑喬，糧運關中車輓勞。怕乾枯了走陸地蛟龍，誰撥轉個透海金鰲。〔生〕臣謹奏：這新河望萬歲賜以新名。〔上〕可賜名永濟河。〔生〕萬歲！〔裴，合〕是開元天子巡遊到，新河永濟傳徽號，穩倩取歲歲江南百萬漕。〔上〕前岸屹然而立，頭向河南，尾向河北者，何物也？〔生〕鐵牛，以鎮水災。〔上〕宣裴光庭。卿長於文翰，可作鐵牛頌，以彰盧生之功。〔裴〕萬歲！臣謹

奏。〔上〕可奏來。〔裴〕「天元乾，地順坤，元一元而大武，順百順而爲牛。牛其春物之始乎？鐵乃秋金之利乎？其爲詞也，寅精奇特，壯趾貞堅；首有如山之正，角有不崩之容。至乃融互治，炊洪蒙；執大象，驅神功。遂爾眞陽周護，西靈毓略。當函關之路，望若隨仙；近桃林之塞，時同歸獸。昔李冰鎮蜀，立石兒於江流；張騫鑿空，飲牽郎於漢渚。蓋金爲水火旣濟，牛則山川含諸。所謂載華岳而不重，鎭河海而不洩。其在茲與？臣光庭作頌，頌曰：杳冥精合混元氣，爐鞴椎牛戴厚地。互靈西撐角岩嶢，馮夷東流吼滂沛。堅立不動神之至，層隄顧護人所庇。帝賜新河名永濟，玉帛朝宗千萬歲。」〔上笑介〕奇哉頌也！盧生刻之碑銘，汝功勞在萬萬年！不小也。〔生〕萬歲！

【三段子】〔生〕河源恁高，動天河、江潮海潮；詞源恁豪，覇文章、金刀筆刀。盧卿呵，這柳堤兒敢配的甘棠召。裴卿呵，你金牛作頌似河清照。〔衆合〕便是禹鑿鴻碑也只感帝堯。〔內馬聲。宇望介〕岸上走馬，有何事情緊急哩？〔小卒上〕「星忙來路遠，火速報君知。」〔見〕文爺，報子叩頭。〔宇〕有甚軍情？緩緩說來。

【鬬雙雞】〔卒〕邊關上，邊關上，番軍來炒。〔宇〕有大將王君㚟在哩。〔卒〕君㚟將，君㚟將，就中難道。〔宇〕難道是殺了？〔卒〕刻下風聞非小。〔宇〕有玉門關哩。〔卒〕敢撞進了玉門關，那邊兒不要。〔宇〕不要那邊，難道要這邊？〔卒起介〕便要不的這邊廂，也商量怎了。〔下。宇奏

介〕臣宇文融啓萬歲：有邊報緊急，吐番殺進長城，王君㚟抵敵不過。伏乞聖裁。〔上驚介〕這等怎生處分？

【上小樓】虛囂，非常震擾。去長安，路幾遙，急忙間扈駕的難差調。酸溜溜的文官班裏，誰誦過兵書去戰討。〔宇背笑介〕開河到被盧生做了一功，恰好又這等一個題目處置他。〔回奏介〕臣與文班商量，除是盧生之才，可以前去征戰。〔上〕卿言是也。〔生〕兵凶戰危，臣不敢任。〔上〕寡人知卿，卿不可辭。卽拜卿爲御史中丞，兼領河西隴右四道節度使，掛印征西大將軍。星夜起程，無得遲誤。朕有御衣戰袍一領，賜卿御前穿掛了。謝恩！〔生應起介，內鼓吹。生換戎裝上，謝恩介〕新陞御史中丞兼領河西隴右四道節度使臣盧生見駕叩頭。〔上〕平身。卿去，朕無西顧之憂矣。

【耍鮑老】邊關事多應難料，且把個錦將軍裝束的俏。你頭插了侍中貂，也只索從征調。〔裴〕汗馬功勞，比尋河外國那辛勤較。〔宇〕俺這裏玩波濤，臨潼關鬭寶，你可也展雄樣，逞英豪。〔合〕遵欽限把陽關唱好，是你封侯道。〔內鼓吹、開船介。上〕盧生，盧生，

【尾聲】我暫把洛陽花遶一遭，專等你捷音來報。那時節呵，重疊的蔭子封妻恩不小。〔下。生跪伏、呼萬歲，起介〕分付衆將官：旣然邊關緊急，欽限森嚴，就此起程，不辭夫人而去了。正是「昔日饑寒驅我去，今朝富貴逼人來。」〔下。旦、貼上〕「本來銀漢是紅牆，隔得盧家白玉堂。誰與王昌報消息，盡知三十六鴛鴦。」「咱和梅香尋相公去來。呀，怎不見了相公也？

【賽觀音】我兒夫，知何際？記不起清河店兒，拋閃下博陵崔氏。〔合〕一片無情，直恁水流西。〔貼問介〕一河兩岸老哥，見太爺那裏去了？〔內〕唐明皇央及太爺跨馬征番去了。〔旦哭介〕原來如此。

【前腔】爲征夫、添憔悴，平沙處、關河雁低，楊柳外、夕陽烟際。〔合〕聽馬嘶聲，還似在畫橋西。梅香，咱們趕上，送他一程。〔走介〕

【人月圓】跌着脚，叫我如何理？把手的夫妻別離起。等不得半聲將息，跨馬征番直恁急。〔合〕征塵遠，空盈盈淚眼，何處追隨。〔貼〕趕不上，且回州去，再作區處。

【前腔】去則去，要去誰攔你？便婦女軍中頗甚氣。咱回家，今夕你何州睡？割不斷夫妻一肚皮。〔合〕凄涼起，除則是夢中和你些兒。

河功就了去邊州，　人不見兮水空流。
山上有山何處望？　一天明月大刀頭。

第十五齣　西諜

〔淨、外扮將軍上〕『臺上霜威凌草木，軍中殺氣傍旌旗。』我們河西節度使府中副將是也。大都督盧爺升帳，在此伺候。

【金瓏璁】〔生引衆上〕河隴逼西番，爲兵戈，大將傷殘，爭些兒撞破了玉門關。君王西顧切，起關東、掛印登壇。長劍倚天山。〔集唐〕『三十登壇衆所尊，紅旗半捲出轅門。前軍已戰交河北，直斬樓蘭報國恩。』我盧生自陝州而來。因河西大將王君㚟與吐番戰死，河隴動搖，朝廷震恐，命下官掛印征西。兵法云：『臣主和同，國不可攻。』我欲遣一人往行離間，先除了悉那邏丞相，則龍莽勢孤，不戰而下。此乃機密之事也。訪的軍中有一尖哨，叫做打番兒漢，講得三十六國番語；穿回入漢，來去如飛。早已喚來也。

【北絳都春】〔旦扮小軍插旗上〕莽乾坤一片江山，千山萬水分程限。偏我這產西涼，直着邊關，也是我野花胎這頭分瓣。〔見介。生〕呀，你便是打番兒漢？你可打的番、通的漢麼？

【混江龍】〔軍舞介〕打番兒漢，俺是打番兒漢。哨尖頭，有俺的正身迭辦。〔生〕祖貫是羌種、漢兒種？〔軍〕祖貫南番，到這無爺娘田地甘涼畔，隨風兒拜別了悶摩山。你收了這

小番兒在眼，一名支數口糧單。小番兒身才輕巧，小番兒口舌關番；小番兒曾到羊同党項，小番兒也到那昆侖白蘭；小番兒會吐魯渾・般骨都古魯，小番兒會別失巴的畢力班闌，小番兒也會一留咖喇的講着鐵里，小番兒也會剔溜禿律打的山丹。但教俺穿營入寨無危難，白茫茫沙氣寒，將一領苔思叭兒頭毛上按，將一個哨弼力兒脣綽上安。敢則是夜行晝伏，說甚麼水宿風餐。〔生〕「養軍千日，用在一朝。」我今日有用你之處，你可去得麼？〔軍〕止不過藏象牙，抽豹尾，有甚麼去不得也那顏？〔生〕如今吐番國悉那邏丞相，足智多謀，爲我國之害。要你走入番中，做個細作。對與番王，只說：「悉那邏丞相因番王年老，有謀反之意。」好歹教那番王害了他。你去得去不得？〔軍〕這場事大難，大難！你着俺行反間，向刀尖劍樹萬層山。你教俺趄也不趄，頑也不頑？太師呵，你教俺沒事的謊入反，將何動憚，着甚麼通關？〔生〕但逢着番兵，三三兩兩傳說去：「悉那邏丞相謀反。」自然彼中疑惑，要甚麼通關呢？〔軍〕天也！你教俺兩片皮把鎮胡天的玉柱輕調侃，三寸舌把架瀚海金梁倒放番，俺其實有口難安。〔生〕既然流言難布，我有一計：千條小紙兒寫下「悉邏謀反」四大字，到彼中遍處黏貼，方成其事。〔軍〕此計可中，則將這紙條兒紙條兒窣・地的莊嚴看。呀，一千個紙條兒，拿着怎好？〔生想介〕

便是。俺有計了！打聽番中木葉山下，一道泉水，流入番王帳殿之中。給你竹籤兒一片，將一千片樹葉兒，刺着「悉邏謀反」四個字，就如蟲蟻蛀的一般；上風頭放去，流入帳下，他只道天神所使，斷然起疑。此乃御溝紅葉之計也！〔軍〕妙哉，妙哉！須不比知風識水倩紅顏，倒使着寒江楓葉丹。你道灘也麼灘，透燕支山外山。小番兒去也。〔生〕賞你一道紅，一角酒；三千貫响鈔，買乾糧饝饝去。成事，賞你千戶告身。〔軍〕懷揣着片辭題紅錦囊出關，撲着口星去星還。到木葉河灣，則願遲共疾，央及煞有商量的流水潺顏，好和歹，撥賺他沒套數的番王着眼。〔生〕你道葉兒上寫甚麼？

【北尾】無筆仗，指甲裏使着木刀鑽。有靈心，似蟲蟻兒猛把書文按。怎瞞的漢宮中無端士女愁，則寫着錦番邦悉那邏丞相反。〔下。生〕番兒去的猛，此事必成。但整理兵馬，相機而進。

賢豪在敵國，反間爲上策。
目睹捷旌旗，耳聽好消息。

第十六齣　大捷

【一枝花】〔淨扮龍莽上〕殺過賀蘭山，血染燕支塞。展開番主界，踏破漢兒牌。氍毹登

臺，繡帽獅蠻帶，與中華鬬將材。三尺劍、秋水摩揩，七圍帳、蓮花寶蓋。自家熱龍莽，吐番稱大將。撞破玉門關，把定了銅符帳。俺便待長驅甘涼，進窺隴；則爲俺國裏悉那邏丞相，他智勇雙全，一步九算，已差人商議去了。俺想自古有將必有相，一手怎做得天大事也。

【北二犯江兒水】悉邏相國，想起那悉邏相國，他生的有人物在。論番朝無賽蓋，有胸懷。好兵書，好戰策。他和俺答的來，我有他展的開。一個邊臺，一個朝階，合着這兩條龍翻大海。〔衆〕可也怕唐家江山廣大，人物乖巧。〔淨〕漢兒恁乖，也不見漢兒恁乖。唐家多大，搶着看唐家多大。則俺恨不的展天山、打破了漢摩崖。〔番卒插令箭上〕吉力煞麻尼撒里哈麻赤報復元帥：悉那邏丞相謀反，被贊普爺殺了。〔淨驚介〕怎麼說？〔丑再說介。淨〕誰見來？〔丑〕菩薩見。〔淨〕怎生菩薩見？〔丑〕元帥不知。本國有木葉山水泉，直透我王宮帳。流下有千片葉兒，蟲蛀其上，有『悉邏謀反』四大字。國王爺見了，差人出山巡覷，並無一人。國王爺說道：『天神指教了。』請丞相爺喫馬乳酒，腦背後銅鎚一下，腦漿迸流。〔淨驚介〕這等丞相可死了？〔丑〕可不死了。〔淨哭介〕俺的悉邏丞相！天也，天也！〔扮報子上〕報、報、報！唐家盧元帥大兵殺過來了。〔淨〕這等，怎了，怎了？

【北尾】急番身撇馬營門外，猛鼕鼕番鼓陣旗開。天呵，可能够金蹬上馬敲重奏的凱。

〔下。生引衆唱前清江引：『大唐家有的是驍』云云。〔云〕自家奉詔征番，用智殺了丞相悉那邏。此時番將勢孤，可

擒也。三軍前進！〔下。淨引衆唱前淸江引：『普天西出落的』云云上，見介。淨〕來將何人？〔生〕大唐盧元帥。〔淨〕認得咱龍莽將軍麼？〔生〕正爲認的你，纔好拿你哩！〔淨〕你有王君㚟那廝手段麼？〔生笑介〕你家悉那邏那廝何在？〔戰介，番敗下介。又上，戰，番敗下介。生領衆殺上〕呀！熱龍莽敗走了。我軍星夜趕去，遇城收城，遇鎭收鎭，殺出陽關以西。正是『饒他走上餤磨天，也要騰身趕將去。』

【北調脫布衫】〔莽領敗兵走上〕想當初壯氣豪洶，把全唐看的忒虛囂。到如今戰敗而逃，可正是一報還一報。把都們孩兒，怎了也？

【中呂小梁州】〔哭介〕折沒煞萬丈旄頭氣不銷，鬼哭神號。明光光十萬甲兵刀，成抛調，殘箭引弓弰。〔內鼓噪報介〕漢兵到也。〔莽〕走，走，走！那來的休得追趕。

【么】兔窩兒敢盼得番兵到，錦江山、亂起唐旗號。閃周遭，天數難逃。血雨漂，兵風噪，難憑國史說咱是漢天驕。罷了，罷了，千里之外，便是祁連山，乃胡漢之界。待我想一計來。〔內雁叫介〕有計了。不免裂帛爲書，繫於雁足之上，央他放我一條歸路。萬一回兵，未可知也。天，天，天，只可惜死了那邏丞相呵！

【耍孩兒】從來將相難孤弔，一隻手怎生提調。如風捲葉似沙漂，死淋侵無路奔逃。眞乃是玉龍戰敗飄鱗甲，野獸驚回濕羽毛！央及煞孤鴻叫，一兩句中腸，打動千萬

個大國求饒。

【煞尾】南朝那一敲，西番這一囂。老天天、望不着咱那窠兒到，吐魯番、羞煞咱百十陣的功勞，這一陣兒掃。

走上天山一看，　殺氣無邊無岸。
做了跌彈班鳩，　說與寄書胡雁。

第十七齣　勒功

【夜行船引】（生引衆上）紫塞長驅飛虎豹，擁貔貅，萬里咆哮。黑月陰山，黃雲白草，是萬里封侯故道。『日落轅門鼓角鳴，千羣面縛出番城。洗兵魚海雲迎陣，秣馬龍堆月照營。』我盧生總領得勝軍十萬，搶過陽關，一面飛書奏捷，一面乘勝長驅。至此將次千里之程，深入吐番之境。但兵法『虛虛實實』，且龍莽號爲知兵，恐有埋伏。不免一路打圍而去，直拿倒了龍莽，方爲罕也。（衆應介。行介）

【惜奴嬌序】大展龍韜，看長城之外，沙塞飄搖。（衆）將軍令、驟雨驚風來到，迢迢千里邊城，到處插上了大唐旗號。不小，看圖畫上秦關漢塞，廣長多少。（小卒上）報、報、

靸！前面黑坳兒內飛鴉驚起，恐有伏兵。〔生〕是也。『上有黑雲，下有伏兵。』快搜勦前去！〔小番將領衆上〕緊嘶嘶，克喇喇。〔戰介，番敗走下介。生〕此賊！幾乎中他之計。〔衆〕諒他小小，何足道哉！

【黑麻序】雖饒，點點腥臊。費龍爭虎鬭，一番搜勦。看風飛草動，殺的他零星落雹。〔生〕蕭條，血染了弓刀，風吹起戰袍。〔雁叫介。生射介〕雁雲高，寶雕弓扣響。風前橫落。〔衆喝采介〕稟上將軍：雁足之上，帶有數行帛書。〔生看介〕『此地是天山，天分漢與番。莫教飛鳥盡，留取報恩環。』〔生笑介〕諸軍且退後！〔背介〕此詩乃熱龍莽求我還師。『莫教飛鳥盡，留取報恩環。』是了，『飛鳥盡，良弓藏。』看來龍莽也是一條好漢，且留着他。〔回介〕此山名爲何山？〔衆〕是天山。〔生〕玉門關過來多少？〔衆〕九百九十九里。〔生〕怎生少一里？〔衆〕天山上一片石，占了一里。〔生〕從來有人征戰至此者乎？〔衆〕從古未有。〔生笑介〕怪的古詩云：『空留一片石，萬古在天山。』吾今起自書生，仗聖主威靈，破虜至此。足矣！衆將軍，可磨削天山一片石，紀功而還。〔衆應。磨石介〕

【園林好犯】頭直上天山那高，打摩崖刨鉏剗鍬，向中間平治了一道，山似紙，筆如刀，把元帥高名插九霄。〔生〕待我題名。〔念介〕『大唐天子命將征西，出塞千里，斬虜百萬。至於天山，勒石而還。作鎮萬古，永永無極。開元某年某月某日。征西大元帥邯鄲盧生題。』〔放筆笑介〕衆將軍，千秋萬歲後，以盧生爲何如？〔衆應介〕是。

【忒忒令犯】〔衆〕上題着大唐年、開元聖朝，下題着大元帥、征西的爵號。直接上了祁連一道，折抹了黃河數套。雖則這幾行題、一片石、千推萬鑿。這壁廂唐家盡頭，那壁廂番家對交，萬千年，天山立草爲標。〔生〕題則題了，我則怕莓苔風雨，石裂山崩，那時泯沒我功勞了。〔衆〕聖天子萬靈擁護，大將軍八面威風，自然萬古鮮明，千秋燦爛。

【雙蝴蝶】便風雨莓苔的氣不消，一字字雁行排、天際遙。也不必蚤晚間，山移石爆，長則在關河上星迴日耀，但望着題名記，神驚鬼叫。便做到沒字碑，也磨洗認前朝。〔報上〕『故國山河闊，新恩日月高。』稟老爺：聖上看了捷書，舉朝文武大宴三日；封老爺定西侯，食邑三千戶；欽取還朝，加太子太保兵部尚書同平章軍國大事。聖旨差官迎取已到，望老爺即便班師。〔衆賀介。生〕開此聖恩，便當不俟駕而回。但塞外之事，須處置停當：自天山至陽關，千里之內，起三座大城，墩臺連接。無事屯田養馬，有事聲援策應。不許有違！

【沈醉東風】守定着天山這條，休賣了盧龍一道。少則少千里之遙，須則要號頭明，烽瞭遠，常川看好。〔衆跪介〕承教！現放着軍政司條例分毫，但欽依，小將們知道。〔生〕這等就此更衣了。〔內捧襆袍上，更衣介〕

【錦花香】〔生〕你既然承托，我敢違宣召？好些時夢魂飛過了午門橋。〔嘆介〕拜辭這

金戈鐵馬，卸下了征袍。和你三載驅勞，一時抛調，慘風烟、淚滿陽關道。〔行介〕

【錦水棹】陽關道，來回到。長安道，難輕造。便做我未老得還朝，被風沙也朱顏半凋。從軍苦也從軍樂，聽了些孤雁橫秋，畫角連宵。金鉦奏，金鉦奏，畫鼓敲，嘶風戰馬把歸鞍蹻。人爭看霍飄姚，留不住漢班超。〔鼓吹介〕

【鴛鴦煞】滿轅門擂鼓回軍樂，擁定個出塞將軍入漢朝。〔生〕列位將軍，休要得忘了俺數載功勞，把一座有表記的天山須看的好。

許國從來徹廟堂，連年不爲在疆場。

將軍天上封侯印，御史臺中異姓王。

第十八齣　閨喜

【桃源憶故人】〔旦引老旦上〕盧郎未老姻緣大，贅居崔氏淸河。夫貴妻榮堪賀，忽地把人分破。〔合〕問天天，方便些兒箇，歸到畫堂淸妥。〔長相思〕『博陵崔，淸河崔，昔日崔徽今又徽。今生情爲誰？去關西，渡河西，你南望相思，我向北相思。丁東風馬兒。』姥姥，一從盧郎征西，杳無信息，

不知彼中征戰若何？〔老〕仗皇家福力，必然取勝。則是姐姐消瘦了幾分。

【擲破金字令】〔旦〕不茶不飯，所事慵粧裹。〔老〕他是爲官。〔旦〕爲官身跋涉，把令政成拋躲。〔老〕遠路風塵，知他是怎麼？〔旦〕則爲他人才得過，聰明又頗，好功名兩字生折磨。〔合〕春光去了呵，秋光郎漸多。扇掩輕羅，淚點層波，則爲他着人兒那些情意可。

【夜雨打梧桐】〔旦〕拈整翠鈿窩，悶把鏡兒呵。〔貼〕後花園走走跳跳。〔旦〕待騰那，和你花園遊和。〔行介〕做一個寬擡瘦玉，慢展凌波，雯兒間蹬着步怎那。〔旦住介。老〕似這水紅花也囉，不爲奴哥，花也因何？〔合〕甚情呵，夏日長猶可，冬宵短得麼？〔老〕梅香，取排簫絃子鼓弄一番，和姐姐消遣。〔貼衆吹彈介。旦〕歇了。

【擲破金字令】〔旦〕砌一會品簫絃索，操的人沒奈何！少待我翠屏深坐，靜打磨陀。這好光陰閒着了我。〔貼〕看你營勾了身奇，受用了情哥。還待恁般尋索，特地吟哦。有一般兒孤寡教怎生過。〔合〕春光去了呵，秋光郎漸多。扇掩輕羅，淚點層波，則爲他着人兒那些那些情意可。

【夜雨打梧桐】〔旦〕盼雕鞍你何日歸來，和我，渺關河淡烟橫抹。〔老〕倘去後花園，向前門而望。儻有邊報，亦未可知。〔旦〕正是，正是。〔行介，內打歌介〕雖咱青春傷大，幽恨偏多，聽青青子兒誰唱歌。〔貼〕略約倚門睃，翠閃了雙蛾。牆頭望來，兀自你鳳釵微嚲。〔合〕甚情呵，夏日長猶可，冬宵短得麼？〔扮將官上〕『羽檄飛三捷，恩光下九重。』報上夫人：老爺用兵得勝，飛奏朝廷。萬歲十分歡喜，着大小文武官員宴賀三日。封老爺爲定西侯，食邑三千戶；馬上差官欽取還朝，掌理兵部尙書，加太子太保同平章軍國大事。蚤晚見朝也。〔旦〕這等，謝天謝地。

【尾聲】〔旦〕喜蛛兒頭直上吊下到裙拖，天來大喜音，熱壞我的耳朵。則排比十里笙歌接着他。

去時兒女悲，　歸來笳鼓競。
借問行路人，　何如霍去病。

第十九齣　飛語

【秋夜月】〔淨引衆上〕四馬車纔下的這東華路，但是官僚多俯伏，有一班兒不睹事、難

容恕。〔笑介〕敢今番可圖，敢今番可圖。〔淨〕『深喜吾皇聽不聽，一朝偏信宇文融。今生不要尋寃業，無奈前生作耗蟲。』自家宇文融，當朝首相。數年前，狀元盧生不肯拜我門下，心常恨之。尋了一個開河的題目處置他，他倒奏了功，開河三百里。俺只得又尋個西番征戰的題目處置他，他又奏了功，開邊一千里。聖上封爲定西侯，加太子太保，兼兵部尙書，還朝同平章軍國事。到如今，再沒有第三個題目了。沈吟數日，潛遣腹心之人，訪緝他陰事。說他：『賄賂番將，佯輸賣陣，虛作軍功。到得天山地方，雁足之上，開了番將私書；自言自語，卽刻收兵，不行追趕。』〔笑介〕此非通番賣國之明驗乎？把這一個題目下落他，再動不得手了。我已草下奏稿在此，只爲近日蕭嵩同平章事，本上要連他簽押，恐有異同，我已排下機謀，知他可到？

【西地錦】〔蕭上〕同在中書相府，平章兩字何如。〔笑介〕喜盧生歸到握兵符，和咱雙成玉柱。〔蕭〕『平明登紫閣，〔淨〕日晏下彤闈。〔蕭〕擾擾朝中子，〔淨〕徒勞歌是非。』〔蕭〕老平章，是非從何而起？〔淨〕你不知？滿朝說盧生通番賣國，大逆當誅，若不奏知，干連政府。〔蕭〕怎見得？〔淨〕你說他爲何到得天山，竟然轉馬？原來與番將熱龍莽交通賄賂，接受私書。〔蕭〕盧生是有功之臣，未可造次。

【八聲甘州】〔淨笑介〕他欺君賣主，勾連外國，漏洩機謨。〔蕭〕怕沒有此事。此乃番將聞風遠遁，成此大功也。〔淨笑介〕那龍莽呵，佯輸詐敗，就裏都難料取。既不呵，兵臨虜穴乘勝取，爲甚天山看帛書？〔合〕躊躇，這事體非小可之圖。

【前腔】〔蕭〕有無，這中間情事，隔邊庭弔遠，要審個眞虛。〔淨〕千眞萬眞！既不呵，得了番書，合當奏上。〔蕭〕那將在軍中呵，隨機進止。況收復了千里邊隅。〔淨怒介〕你朋黨欺君。〔蕭〕我甘爲朋黨相勸阻，肯坐看忠臣受枉誅？〔合前。淨笑介〕原來你爲同年，不爲朝廷。這事我已做下了，有本稿在此。你看。〔蕭看，念介〕『中書省平章軍國大事臣宇文融同平章事門下侍郎臣蕭嵩一本，爲誅除奸將事：有前征西節度使今封定西侯兼兵部尙書同平章軍國事盧生，與吐番將熱龍莽交通獻賂。龍莽佯敗而歸，盧生假張功伐。到於天山地方，擅接龍莽私書，不行追勦。通番賣國，其罪當誅。臣融臣嵩頓首頓首謹奏。』呀，這等重大事情，老平章不先通聞畫知，朦朧具奏！雖然如此，也要下官肯押花字。〔淨怒介〕蕭嵩，你敢叫三聲『不押花字』麼？〔蕭叫三聲『不押』介。淨笑介〕好膽量！教中書科取過筆來，添你一個『通同賣國』四字，待你伸訴去。〔蕭背嘆介〕『同刃相推，俱入禍門。』此事非可以口舌爭之。下官表字一忠，平時奏本花押，草作『一忠』二字。今日使些智術：於花押上『一』字之下，加他兩點，做個『不忠』二字，向後可以相機而行。〔回介〕老平章息怒，下官情願押花。〔押介。淨笑介〕我說你沒有這大膽。明日蚤朝，齊班奏去。

功臣不可誣，奸黨必須誅。

有恨非君子，無毒不丈夫。

第二十齣　死竄

〔堂候官上〕「鐵券山河國，金牌將相家。」自家定西侯盧老爺府中堂候官便是。我家老爺掌管天下兵馬數年，同平章軍國事。文武百官，皆出其門。聖恩加禮，一日之內，三次接見。看看日勢向午，將次朝回；不免伺候。早則夫人到來也。〔旦引老旦、貼上〕奴家崔氏是也。俺公相領謝天恩，位兼將相，欽賜府第一區。朱門畫戟，紫閣雕簷。皆因邊功重大，以致朝禮尊隆。休說公相，便是爲妻子的，說來驚天動地：奴家是一品夫人，養下孩兒，但是長的，都與了恩蔭。眞是罕稀也！〔內作瓦裂聲介。旦驚介〕老嬤嬤，甚麼響？〔老旦看介〕是堂簷之上一片鴛鴦瓦，碎下來了。〔旦驚介〕呀，鴛鴦瓦爲何而碎？〔貼望介〕哎喲，一個金彈兒拋打烏鴉，因而碎瓦。〔旦嘆介〕聖人云：「烏鵲知風，蟲蟻知雨。皮肉跳而橫事來，裙帶解而喜信至。」鴛鴦者，夫婦之情也；烏鴉者，晦黑之聲也；落彈者，失圓之象也；碎瓦者，分飛之意也。天呵，眼下莫非有十分驚報乎？

【賞花時】俺這裏戶倚三星展碧紗，見了些坐擁三臺立正衙。樹色遶簷牙，誰近的鴛鴦翠瓦？金彈打流鴉。〔內響道介。旦〕公相朝回，看酒伺候。〔生引隊子上〕下官盧生，在聖人跟前平章了幾椿機務。喫了堂飯，回府去也。

【么】俺這裏路轉東華倚翠華，佩玉鳴金宰相家。新築舊堤沙；雖同戲耍，春色御溝

花。〔見介。旦〕公相朝回，奴家開了皇封御酒，與相公把一杯。〔生〕生受了。〔內奏樂介〕俺先與夫人對飲數杯。要這聲叫乾，不乾者多飲一杯。〔旦〕奉令了。〔生飲介〕夫榮妻貴酒。乾！〔旦看介〕公相乾了，到奴家喚。夫貴妻榮酒。乾！〔生笑介〕夫人欠乾。〔旦笑，飲介〕這杯到乾了，正是『小槽酒滴珍珠紅。』〔生笑介〕夫人，你的槽兒也不小了。〔內鼓介〕報，報，聽說人馬鎗刀，打東華門出。未知何故也？〔生〕由他，俺與夫人唱乾飲酒。〔旦飲介〕妻貴夫榮酒。乾！〔生〕夫人倒在上面了。這杯乾的緊，待我喚。妻貴夫榮酒。乾！〔旦〕公相有點了。〔生〕夫人，這是『酒瀉金莖露涓滴。』〔旦笑介〕相公，你的莖長是涓的。〔生笑介，內鼓介。堂候官上介〕報，報，外面人馬自東華門出來，塡街塞巷，好不喧鬧也！〔生〕且由他，俺與夫人叫第三乾。〔兒子走上哭介〕老爺，老夫人，人馬鎗刀，濟濟排排，將近府門來也。〔生驚起介〕

【北醉花陰】這些時，直宿朝房夢喧雜，整日假紅圍翠匝。鈴閣遠，靜無譁，是潭潭相府人家。敢邊廂大行踏？〔聽介。內呼喝叫：『拿！』『拿！』介。生〕不住的叫拿，拿，敢是地方走了賊，反了獄？既不呵，怎的響刀鎗入鬧馬？〔衆扮官校持鎗索上，叫衆軍圍住介。貼、老旦驚走。生惱介〕誰敢無禮？

【南畫眉序】〔衆〕聖旨着擒拿。〔生〕是那上差來的？請了。〔衆〕奏發中書到門下。〔生慌介〕門下爲誰？〔衆〕竟收拿公相，此外無他。〔生怕介〕原來是差拿本爵。所犯何罪？〔衆〕中書丞相奏老爺

罪重哩。這犯由不比當科，干係着重情軍法。〔生〕有何負國，而至於斯？〔官〕下官不知，有聖旨在此，跪聽宣讀。〔生、旦跪。官念介〕「奉聖旨：前節度使盧生，交通番將，圖謀不軌。即刻拿赴雲陽市，明正典刑，不許違誤！欽此。」〔生、旦叩頭起，哭天介〕波查，禍起天來大！怎泣奏當今鑾駕？〔生〕這事情怎的起呵！

【北喜遷鶯】走的來風馳雷發，半空中沒個根芽。待我面奏訴冤。〔衆〕閉上朝門了。〔生〕爭也麼差，着俺當朝攔駕，你省可的慢打商量，咱到晚衙。〔衆〕有旨不容退衙。〔生哭介〕夫人，夫人，吾家本山東，有良田數頃，足以禦寒餒。何苦求祿，而今及此！思復衣短裘，乘青駒，行邯鄲道中，不可得矣！取佩刀來，顯不喇自裁刮！〔生作刎，旦救介。衆〕聖旨不准自裁，要明正典刑哩！〔生〕是了，是了，大臣生也明白，死也明白。夫人，牽這些業畜，午門前叫冤。俺市曹去也。遲和疾剛刀一下，便違聖旨，除死無加。〔下。高力士上〕『吾爲高力士，誰救老尚書。』今日爲斬功臣，閉了正殿。看有甚麼官員奏事來。〔旦同兒上〕相公市曹去了，俺牽兒子午門叫冤去。十步當一步，前面正陽門了。〔叫介〕萬歲爺爺，冤苦哪！〔高〕萬歲爺爲斬功臣，掩了正殿。誰敢囉唣。〔旦〕奴家是盧生之妻，誥封一品夫人崔氏。領這一班兒子，來此叫冤呵。〔高背嘆介〕滿朝文武，要他妻兒叫冤。可憐人也！〔回介〕盧夫人麼？有何冤枉，就此鋪宣。〔旦叩頭介〕萬歲，萬歲，臣妾崔氏伸冤！

【南畫眉序】宿世舊冤家，當把盧生活坑煞。有甚駕前所犯，喫幾個金瓜？把這番罪名暗加，謀叛事關天當要。〔合〕波查，禍起天來大！怎泣奏當今鑾駕？〔高哭介〕可憐！可憐！你在此候旨，俺爲你奏去。〔旦〕在此掇土爲香，禱告天地。〔拜介〕崔氏在此叫冤。天，天，撥轉聖人龍威，超拔兒夫狗命呵！這許多時，還未見傳旨。〔高同裴光庭上〕聖旨到：『既盧生有冤，着裴光庭領赦往雲陽市，免其一死；遠竄廣南崖州鬼門關安置。卽刻起程。謝恩。』〔高哭介〕可憐！可憐！『唳鶴無情聽，啼鳥有赦來。』〔下。內鼓介，衆綁押生囚服裹頭上〕

【北出隊子】〔生〕排列着飛天羅刹。〔扮劊子尖刀向前叩頭介。生〕甚麼人？〔劊〕是伏事老爺的劊子手。〔生怕介〕嚇煞俺也，看了他捧刀尖勢不佳。〔劊〕有個一字旗兒，稟老爺插上。〔生看介〕是個甚麼字？〔衆〕是個『斬』字。〔生〕恭謝天恩了！盧生只道是千刀萬剮，卻只賜一個『斬』字兒。領戴，領戴。〔下鑼、下鼓，插旗介。生〕蘆席之下，酒筵爲何而設？〔衆〕光祿寺擺有御賜囚筵，一樣插花茶飯。〔生〕是了。這旗呵，當了引魂旛，帽插宮花。鑼鼓呵，他當了引路笙歌赴晚衙。這席面呵，當了個施豔口的功臣筵上鮓。〔衆〕趁早受用些，是時候了。〔生〕朝家茶飯，罪臣也喫夠了；則『黃泉無酒店，沽酒向誰人？』罪臣跪領聖恩一杯酒。〔跪飲介〕怎咽下也？

【么】暫時間酒淋喉下，還望你祭功臣澆奠茶。〔衆〕相公領了壽酒，行罷。〔生叩頭介〕罪臣謝酒

了。〔衆〕呀，看的人一邊些，誤了時候！〔生綁行介〕一任他前遮後擁鬧喳喳，擠的俺前合後偃走踢踏。難道他有甚麼劫場的人也則看着耍。〔衆叫鑼鼓介。生問介〕前面旛竿何處？〔衆〕西角頭了。

【南滴溜子】旛竿下，旛竿下立標爲罰。是雲陽市，雲陽市風流洒角。〔衆〕休說老爺一位，少甚麼朝宰功臣，這答套頭兒不稱孤便道寡。用些膠水摩髮，滯了俺一手吹毛，到頭也沒髮。〔生惱介，掙斷綁索介〕

【北刮地風】呀，討不的怒髮衝冠兩鬢花。〔劊做摩生頸介〕老爺頸子嫩，不受苦。〔生〕咳，把似你試刀痕，俺頸玉無瑕，雲陽市好一抹凌烟畫。〔衆〕老爺也曾殺人來？〔生〕咳也！俺曾施軍令，斬首如麻，領頭軍該到咱。〔衆〕這是落魂橋了。〔生〕幾年間回首京華，到了這落魂橋下。〔內吹喇叭介。劊子搖旗介〕時候了，請老爺生天。〔生笑介〕則你這狠夜叉也閒吊牙，刀過處生天直下。咳也，央及你斷頭話，須詳察，一時刻莫得要爭差。把俺虎頭燕頷高提下，怕血淋浸展污了俺袍花。〔衆〕老爺跪下。〔生跪受綁，劊磨刀介，內風起介。劊〕好風也，刮的這黃沙。咳喲，老爺的頸子在那裏？〔摩介〕有了。老爺挺着。〔生低頭、劊子輪刀介。內急叫介〕聖旨到！留人，

留人！〔裴領旨同旦急上〕

【南雙聲子】天恩大，天恩大！鳴寃鼓由人打。皇宣下，皇宣下，雲陽市告了假。省刑罰，省刑罰。躭驚嚇，躭驚嚇，一刻絲兒，放入刀下。聖旨到：『盧生罪當萬死，朕體上天好生之德，量免一刀；謫去廣南鬼門關安置，不許頃刻停留。謝恩。』〔放綁介。生倒地叩頭、萬歲介〕生受聖人大恩了。來者是誰？〔裴〕是小弟裴光庭。〔生〕賢弟，賢弟，俺的頭可有也？〔裴〕待我瞧。〔瞧了，拍介〕老兄好一個壽星頭！

【北四門子】〔生〕猛魂靈寄在刀頭下，荷、荷、荷，還把俺臉頭顱，手自抹。裴年兄，俺開口相問：裴本秉筆者字文公，也要蕭年兄肯畫知？〔嘆介〕要題知，斬字下連名，他相伴着中書怎押花？〔裴〕敢蕭年兄也不知？〔生〕難道，難道，則怕老蕭何也放的下這淮陰胯。〔風起。嘆介〕看了些法場上的沙，血場上的花，可憐煞將軍戰馬。〔裴〕老兄與嫂嫂在此敘別，小弟回聖上話去。『小心煙瘴地，回頭雨露天。』〔下。旦哭介〕怎生來話兒都說不出來？奴家有一壺酒，一來和你壓驚，二來餞行。〔生〕皐人見過那些御囚茶飯，早醉飽也！〔旦〕兒子都在午門叩頭去了，等他來瞧一瞧去。〔生〕由他，由他，他來徒亂人意。夫人，不要他來相見罷了。〔旦哭介〕俺的天阿，也把一杯酒，略盡妻子之情。

【南鮑老催】嗏、嗏，嚇、嚇，〔酒杯驚跌介。旦嘆喲介〕戰兢兢把不住臺盤滑，撲生生遍體上

寒毛乍，吸廝廝也哭的聲乾咽。〔內鼓介。內〕盧爺快行，快行。有旨着五城催促，不可久停！〔末、小旦扮兒子哭上〕我的爹呵！〔旦〕這都是你兒子，怎下的去也？〔生〕是你婦人家不知，朝廷說我圖謀不軌，如今安置我在鬼門關外。罪配之人，限時限刻。天呵，人非土木，誰忍骨肉生離？則怕累了賢妻，害了這幾個業種，倒爲不便。〔兒扯要同去介。生〕去不得也，兒。〔同哭介〕眼中兒女空鉤搭，脚頭夫婦難安劄，同死去，做一榻。〔旦悶倒。生扯介〕

【北水仙子】呀，呀，呀，哭壞了他；扯，扯，扯！扯起他，且休把望夫山立着化。〔衆兒哭介。生〕苦，苦，苦！苦的這男女煎喳；痛，痛，痛！痛的俺肝腸激刮。我，我，我瘴江邊死沒了渣，你，你，你做夫人，權守着生寡。〔旦〕你再瞧瞧兒子麼！〔生〕罷，罷，罷，兒女場中替不的咱；好，好，好，這三言半語告了君王假。我去，請了。〔旦哭介〕相公那裏去？〔生〕去，去，去，去那無雁處，海天涯。〔虛下。旦哭介〕兒子，回去罷！難道爲妻子的不送上他一程？

【南雙鬭雞】君恩免殺，奴心似剮，沒個人兒和他，和他把包袱打。大臣身價，說的來長業煞。〔生上，見介〕夫人，你怎生又趕上來？〔旦〕爲你沒個伴當，放心不下。我袖了半截銀鏁子，你路上顧覓。〔生〕罪人誰敢相近？我獨自覓食而行，你還拿這半截鏁子回去買柴糴米，休的苦了兒女呵！

【北尾】罪人家顧不出個人兒罷，我還怕的有別樣施行咱。夫人，夫人，你則索小心兒

守着，我萬里生還也朝上馬。

十大功勞誤宰臣，　鬼門關外一孤身。
流淚眼觀流淚眼，　斷腸人送斷腸人。

第二十一齣　讒快

【縷縷金】〔宇文笑上〕口裏蜜，腹中刀，奸雄誰似我。逞英豪，來的遵吾道！那般癡老，一萬重烟瘴怎生逃？家門盡休了。學生讒臣宇文融便是。一不做，二不休。盧生那廝開河三百里，開邊一千里，可謂扶天翊聖大功臣矣！被我奏他通番謀叛，押斬市曹。可恨他妻子淸河崔氏奏免其死，竄居海南烟瘴地方。那裏有個鬼門關，怎生活的去？中吾計也！中吾計也！則那崔氏雖一婦人，留在外間，還怕有他蕭、裴同年撥置生事。我昨密奏一本：『崔氏乃叛臣之妻，當沒爲官婢；其子叛臣之種，俱應竄去遠方。』聖旨准奏：『其子隨便居住，崔氏沒入外機坊織作。』得了此旨，我即刻差京城巡捉使，星夜將崔氏囚之機坊，將他兒子撚出京城去，好來回話也。〔大使上〕『僉充五城使，未入九流官。』稟老爺，回話。〔宇〕拿崔氏到局坊去了？〔使〕容稟：

【黃鶯兒】半老尚多嬌，聽拘拏，粉淚漂，我穿通駕上人驚倒。家私盡抄，兒女盡逃，

則一名犯婦今收到。〔合〕好輕敲，把寃家散了，長是樂陶陶。〔宇〕你這個官兒到能事，記你一功。送吏部紀錄去。〔使叩頭謝介〕

殺人須見血，　立功須要徹；
都是會中人，　不勞言下說。

第二十二齣　備苦

〔淨扮賊上〕『臉上幾根毛，僭號鬼頭刀。』小子連州人，一生剪徑。這幾日空閒，有個兄弟在古梅村，尋他幹事去。〔行介〕兄弟在家麼？〔丑扮賊上〕『半生光浪蕩，混名下剔上。』〔淨〕怎生叫做『下剔上』？〔丑〕但是討賣，沒有的，不管死活，從頸下一剔剔上去！〔淨〕快當！快當！兄弟，這幾日空過，怎好？〔內虎吼介。丑〕虎來了！和哥哥前路等人去。『誰知虎狼外，更有狠心人。』〔下。生傘上〕行路難，行路難，不在水，不在山。朝承恩，暮賜死；行路難，有如此！我盧生身居將相，立大功勞，免死投荒，無人敢近。一路乞食而來，直到潭州。州守同年，偷送一個小廝，小名呆打孩。背負而來，過了連州地方，與廣東接界。只得捹命前去。那小廝也走動些麼！〔叫介〕呆打孩！呆打孩！〔童擔上〕走乏了。秀才挑了去。〔生〕你再挑一程兒麼。〔行介〕

【江兒水】眼見得身難濟，路怎熬。淩雲臺，盡不到這風塵貌，玉門關，想不上匡州

道。〔童〕腦領上黑碌碌的一大古子來了。〔生〕禁聲！那是瘴氣頭，號爲瘴母。〔嘆介〕黑碌碌瘴影天籠罩。和你護着嘴鼻過去。〔走介〕好了，瘴頭過了。〔童〕又一個瘴頭。〔生〕怎了，怎了！這裏有天難靠。北地裏堅牢，偏到的南方壽夭。〔內虎嘯介。童哭介〕大蟲來了！走不動！〔生〕着了瘴麼？有甚麼大蟲。〔童〕那不是大蟲？〔虎跳上。生驚介〕天也，天也！

【贰贰令】是不是山精野貓？覷模樣定然爲豹。古語云：『刀不斬無罪之漢，虎不食無肉之人。』咱盧生身上無肉也。〔童〕呆打孩一發瘦哩！〔生〕瘦書生怎做得這一餐東道，賽得過撲趙盾小神獒。〔虎跳介。生〕怎生不轉額前來跳？意兒不好！虎有三步打，待咱張起傘來。〔張傘作鬭介。內叫〕畜生不得無禮！〔虎咬童下。生哭介〕大蟲拖去呆打孩了！且獨自行去。〔行介〕我閑想起來，朝中黃羅涼傘，不能彀遮護我身；這一把破雨傘，倒遮了我身。滿朝受恩之人，不能替我的命；倒是呆打孩替了我命！看來萬物有緣哩。〔丑、淨持刀趕上〕漢子那裏去？〔生驚介〕往海南的。〔丑〕討賣來！討賣來！〔生〕貧子有甚麼賣？

【五供養】雨衣風帽，念盧生出仕在朝。〔淨〕在朝一發有賣了。〔生〕些須曾有賣，盡被虎狼饕。〔丑〕難道老虎連金銀都喫去了？討打！討打！〔刀背打介。生〕不要打，小生也是個有意思的人。〔丑〕要你有意思做甚麼？〔生〕小生是個有功勞之人。〔丑〕功勞中甚用？討賣來！〔生嘆介〕咳，我想諸餘不

要，則買身錢荷包在腰。誰人知意思；何處顯功勞，罵你一聲黑心賊盜。〔丑〕沒有賣，又罵我『賊盜』，『下剔上』宰了。〔殺生介，生作死介。丑〕『前生有今日，來歲是周年。』〔下。生醒介〕哎喲！這頸子歪一邊去，濕淋淋怎的？〔看介〕是血哩！誰在我頸頦下抹了一刀？喜的不曾斷喉，且把頸子端正起來。〔掙起正頭，叫疼介〕呀，原來大海子。〔望介，疼介〕恰好一隻船兒也。〔舟子上〕『何來血腥氣，觸污海潮風。』漢子，救你一命。〔衆不許生上介，舟子勸，上介〕

【玉劄子】〔衆〕是烏糟，還是白糟？浪崩天雪花飛到。〔內風起介。衆〕颶風起了，惡風頭打住篷梢，似大海把針撈。浮萍一葉，希帶我殘生浩渺。〔生〕好了，前面青山一帶，是海岸了。〔舟〕哎喲！鯨魚躧翅，黑了天，這船人休了。〔衆哭介〕

【江神子】則道晚山如扇插雲高，怎開交？遇鯨鰲。則他眼似明珠攝攝的把人瞧，翅邦兒何處落？纔一閃，命秋毫。〔內普魯空空響介。衆〕壞了。〔船覆衆下介。生得木板漂走，哭上介〕哎喲！天妃聖母娘娘，一片木板兒，中甚用呵？〔風起介〕好了，好了，一陣颶風來。前面是岸，儘力跳上去。〔跳介〕謝天謝地。〔內大風吼介。生抱頸介〕哎，緊巴着這頸子，可吹不去呢。〔風吼。哭介〕吹去頸子怎好？靠着石亭子倒了去也。〔倒介。扮衆鬼上，各色隨意舞弄介。末扮天曹上〕衆鬼不得無禮！呀，此人有血腥氣。〔看介〕原來頦下刀傷。將我一股髭鬚，替他塞了刀口。〔鬼替撏鬚、塞口，諢介。天曹〕盧生聽吾分付：二十年

丞相府，一千日鬼門關。』〔下。生醒介〕哎喲！好不多的鬼也。分明一人將髭鬚塞了頦下刀口，又報我『二十年丞相府，一千日鬼門關。』呀，真個長下鬍子了。〔扮二樵夫黑臉蓬頭繩扛打歌上〕打柴，打柴，打打子柴，萬鬼堂前一樹槐。〔生驚介〕又兩個鬼來了。〔樵〕是黑鬼。〔生〕一發嚇殺我也！〔樵〕我們是這崖州蠻戶，生來骨髓都黑，因此州裏人都叫做黑鬼。我是砍柴的。〔生〕原來這等。你這裏白日有鬼？〔樵〕你不看亭子大金字？〔生看，念介〕呀，盧生到了『鬼門關』，眼見無活的也。〔樵〕你是何等人，自來送死？〔生〕我是大唐功臣，流配來此。〔樵〕州裏多見人說：『有大官官趕來，不許他官房住坐，連民房也不許借他。』〔生〕好苦！〔樵〕可憐，可憐！我磵房住去。〔生〕怎生叫做磵房？〔樵〕你是不知。這鬼門關大小鬼約有四萬八千，但是颶風起時，白日裏出跳，則是鬼矮的離地三寸，高的不上一丈。下面住，鬼打攪得荒，我們山崖樹杪，架些排欄，夜間護着個四德狗子睡。〔生〕怎生叫四德狗子？〔樵〕他一德咬賊，二德咬野獸，三德咬老鼠，四德咬鬼。〔生〕罷了，罷了，沒奈何護着狗子睡了。則我被傷之人，磵不上去。〔樵〕繩子擡罷。〔擡介〕

【清江引】狗排欄，架造無邊妙，個裏難輕造。山崖陡又高，棘刺兒尖還俏，黑碌碌的回回、直上到杪。

【前腔】八人擡，坌煞那團花轎，這樣還波俏。草繩繫着腰，黑鬼兒梭梭跳，這敢是老平章到頭的受用了。

逃得殘生命，鶺鴒寄一枝。
情知不是伴，事急且相隨。

第二十三齣　織恨

〔末扮機坊大使官上〕『平生不作皺眉事，天下應無切齒人。』自家京城巡捉使，爲抄劄盧家有功，超升外織作坊一個大使。此乃當朝宰相宇文老爺之恩也。老爺還要處置盧家，但是他夫人織造粗惡，未完事件，都要起發他一場。想起來也是個一品夫人，大使官多大，去凌辱他？〔想介〕有計了。督造太監將到，攛掇他去凌辱便了。在此伺候。〔丑扮內官上〕『本是南內押班使，帶作西頭供奉官。』吾乃掌管織造穿宮內使便是。好幾個月不曾下局，大使何在？〔末見介〕公公下局，小官整備茶飯伺候。〔丑〕你知近日朝廷有大喜事麼？〔末〕不知。〔丑〕乃是吐番國降順中華，帶領西番一十六國侍子來朝。所賚錦段賞犒不貲，故來催儹。你可知事？〔末〕小官知事。只是外機坊錢糧有限，無可孝敬公公。〔丑惱介〕不孝敬公公麼，多大孫孫子哩？〔末〕不敢說。有一場大孝敬，只要老公公消受得。〔丑〕怎麼大孝敬？〔末〕老公公半年不到此間，有個織婦，係盧尚書妻小；那尚書積貫通番，得些寶玉珍珠，都在那妻子手裏。〔丑〕難道他雙手送來？〔末〕『馬不吊不肥，人不吊不招。』吊將起來就招了。〔丑〕我內家人心慈。〔末〕小官打耳鼓子。〔丑〕啐：憑仗太監公公，欺負盧家媽媽。〔下。旦、貼抱錦上〕

【破齊陣】一旦內家奴婢，十年相國夫人。零落歸坊，淋漓當戶。織處寸腸挑盡，怎禁得咿軋機中語。待學個回環錦上文，啼殘雙翠顰。〔殢人嬌〕「小織機坊，螢鎖幾重簾箔。挑燈罷，停梭夢着。流入江嶺，半夜歸來飄泊。宮牆近也，又被啼鳥驚覺。望斷銀河心緬邈，恨蓬首居然織作。天寒翠袖，試綵鴛雙掠。正脈脈秦川，迴文淚落。」奴家盧尚書之妻清河崔氏。兒夫罪投煙瘴，奴家沒入機坊，止許梅香一人相隨。暗想公相在朝，夫榮妻貴，府堂之內，奴婢數百餘人；奴有金貂，婢皆文繡。誰知一旦時事變遷？這也不在話下了，只是夫離子散，好不傷心呵。

【漁家傲】機房靜，織婦思夫痛子身。海南路，嘆孔雀南飛，海圖難認。〔貼〕到宮譜宜男雙鴛處，怕鈿愁暈。梅香呵，昔日個錦簇花團，今日傍宮坊布裙。〔合〕問天天，怎舊日、今朝，今朝來是兩人？〔旦〕在此三年，滿朝仕宦，沒個替相公表白冤情。〔貼〕好苦，好苦！

【攤破地錦花】〔旦〕大冤親，把錦片似前程扣。一謎謎塵，白日裏黑了天門，待學蘇妻織錦迴文，〔合〕奏明君，倘然間有見日分。〔貼〕夫人，織錦迴文獻上御覽，召還相公，亦未可知。筆硯在此，先填了詞，好上樣錦。〔旦寫介〕宮詞一首。調寄菩薩蠻。待我鋪了金縷宋絲，梅香班織。〔貼〕是如此。〔旦鋪錦上，織介〕

【剔銀燈】無情緒絲頭亂廝引，無斷續挑絲兒廝認。一縷縷金，襯着一絲絲柔腸恨，

一字字詩，隱着一層層花毬暈。〔合〕迴文王織抛擲，一溜溜梭兒攛過淚墨痕。〔內喝介。貼〕催錦的官兒將到。夫人攢起些。

【麻婆子】織就織就官錦，上辭兒受苦辛。蟋蟀蟋蟀天將冷，停梭悵遠人。穿花錦，滴淚降香，一勾絲到得天涯盡？〔內喝介。合〕促織人催緊，愁殺病官身。〔末同丑響道上〕

【粉蝶兒】幡帶餛飩，高帶着牙牌風韻。〔末〕已到機坊。〔丑〕還不見機戶迎接？可惡！可惡！〔貼慌介〕督造內使來到。夫人，患難之中，只索迎接。〔旦〕我乃一品夫人，有體面的。你去便了。〔貼應，跪接介〕機戶迎接公公。〔丑笑介〕好、好，起來，起來，你就是盧夫人哩？〔貼〕機戶叫做梅香。〔丑問末介〕怎麼叫做梅香？〔末〕梅香者，丫頭之總名也。春間討的是春梅，冬天討的是冬梅，頭上害瘌驪的叫做瘌梅；不知是盧尚書那一時討的。總名梅香。〔丑笑介〕梅香，梅香，有甚香處？〔末〕梅香者，暗香也。都在衣服裏下半截。〔低介〕吊起那一陣陣香，滿屋鑽來。〔丑低〕你纔說珠寶一事，這丫頭可知？〔末〕他是盧尚書的通房，怎生不知！〔丑嘆介〕則他便是盧尚書通房，其實欠通。〔末〕不要管他。只聽我說一句，你發作一番便了。〔丑〕領教了。〔見介〕盧家的那裏？〔旦〕公公少禮。〔丑惱介〕哎喲！你是管下的機戶，不磕頭，卻叫公公少禮。難道做公公的你處磕頭不成？且攞犒賞夫人的錦段來瞧！〔末〕千字文編號，有個八段錦；犒賞夫人字號：『宣威沙漠，臣伏戎羌。』每個字號該錦八疋，八八六十四疋。〔丑〕呈樣來！〔貼呈錦介〕這『宣威沙漠』的樣錦。〔末耳語介。丑〕呀，

錦文買薄，不中！不中！〔貼文呈錦介〕這是『臣伏戎羌』的錦。〔末耳語介。丑〕忒歉了。〔貼〕公公是不知。這『宣威沙漠』字號的錦，就要沙一般薄；『臣伏戎羌』的錦，就要絨一般軟軟的。都是欽降錦樣兒。〔丑問末介〕敢是欽降的？你去點數來。〔末點介〕只有七七四十九疋，少造了八八六十四疋。〔丑惱介〕好打哩！〔做打介。貼遮旦哭介〕

【普天樂犯】錦官院把時光儘，織作署風雷迅。〔末耳語介。丑〕是哩，這錦上絲文艮是斷的，且不打正身。打這丫頭傷春懶慢！〔旦〕他作官身甚傷春？到是俺縷金絲腸斷懷人。〔末耳語介。丑〕是哩，懷人便是傷春，傷春便是懷人。好打！好打！〔旦背哭介〕織錦字字縈方寸，怎覷的一絲絲都是淚痕滾。〔回身指末介〕恨無端貝錦胡云。〔指錦介〕似這宮錦如雲，甚千忙要巴〔巴〕羯羯你這內家人。〔末背嘴介〕婦人罵老公公哩！罵你巴，又罵你羯狗，好發作了。〔丑惱介〕呀，偏我巴你不巴，我羯你不羯？本待不尋思你，不怕不尋思你，待我親自鬧他。那因婦過來：聽見你丈夫交通番回，有寶玉珍珠多少，拿送公公鑲帽頂、鬧粧鑾帶，可好？〔旦〕家私都打沒了，那討哪？〔末耳介。丑〕是了，『馬不吊不肥，人不打不招。』先把梅香吊起來！〔吊介。末假救介〕老公公休打他，他自招來。〔丑打。貼不伏介〕哎喲，寶貝都沒有了，珍珠到有些兒！〔丑〕在那裏？〔貼〕褚窩裏溜的。〔貼尿、譁介。丑〕這是梅香下截的香鼠將出來了。〔內喝道。丑、末慌介〕司禮監公公響道了。〔走介。高上〕

【金雞叫】看擁貂蟬，紅玉帶蟒袍生暈。可憐金屋裏有向隅人，何日金雞傳信。自家高力士便是。〔嘆介〕我與平章盧老先生交遊有年，一旦遠竄朔方，妻子沒入外機坊織作。〔嘆介〕好些時不曾看得他，知他安否？〔丑、末跪接介〕督造機坊內使大使叩頭迎接老爺。〔高〕去！〔進見介。高〕夫人拜揖。〔旦〕不知老公公出巡。妾身有失迎接。〔高〕幾番遣人送些醬茶時鮮，可到呢？〔旦〕都領下了。〔哭介〕老身好苦也！

【朱奴兒犯】機絲脆，怕彊忙摘緊。機絲潤，看雨暄風慍。又怕展汚了幾夜殘燈燼，奴便待儘時樣花文帖進。〔高〕使得！使得！〔旦〕奴家還有一言告稟：宮錦之外，奴家親手製下紛錦一端，迴文宮詞一首，獻上御覽，也表白罪婦一片苦心。〔高〕這不妨，便與獻上御前，或有回天之喜。〔合〕淒涼運，憑誰問津，問天公、怎偏生折罰我這弄梭人？〔貼哭叫介〕老公公饒命。〔高〕夫人，饒了這了頭罷。〔旦〕不是老身難爲他。不敢訴聞，都是貴衙門督造內使。〔高〕怎的來？〔旦〕到這也不催錦，也不看錦，只是打鬧。討寶貝若干，珍珠若干。老公公，你說罪犯之婦那討呵？〔高惱介〕原來這等。小的兒快放下來！〔丑忙鬆綁介。高〕軍校帶着小的，衙門伺候。〔拿丑下介〕〔旦〕也是大使作弄他。〔高〕連那大使拿着！〔拿介〕

【尾聲】〔高〕縷金箱，點數了且隨宜進。〔旦〕聒殺人，那促織兒聲韻。〔高〕夫人！老尙書呵，

終有日衣錦還鄉，你心放穩。

挑殘紅淚溼窗紗，織就龜文獻內家。

但得絲綸天上落，猶如錦上再添花。

第二十四齣　功日

【六幺令】〔宇文同蕭上。宇〕龍顏光現，探龍珠、怕醒龍眠。〔蕭〕五雲高處共留連，黃閣老，紫薇仙。〔宇〕萬年枝上葫蘆纏。〔蕭〕老相公，怎麼說個葫蘆纏？〔宇笑介〕脚不纏不小，官不纏不大哩。今日諸番侍子來朝，聖主御樓受賀，實乃滿朝之慶也。〔蕭〕恰好裴年兄以中書侍郎掌四夷館事，前來引奏，必有可觀。

【前腔】〔裴上〕天朝合伴，盡華夷押入朝班。雕題侍子漢衣冠，同舞蹈、拜金鑾，長呼萬歲天可汗。〔裴〕二位平章老先生請了。今日侍子趨朝，君王受賀。舊規光祿寺排筵宴，織作坊賜文錦，俱已齊備，恭候駕臨。〔宇〕衆侍子禮當丹墀站立。〔各侍子上〕古魯古魯，力喇力喇。「近隨漢使千堆寶，少答戎王萬疋羅。」〔宇〕分付諸番侍子：門外候駕。〔各侍下，內響仗介。上引高力士衆上〕

【夜行船】日華高罩長明殿，遠垂旒萬里江山。五國單于，三韓侍子，都俯伏在丹墀北面。〔宇、蕭見介，裴見介〕中書侍郎掌四夷館事臣裴光庭謹奏我王：有吐番國侍子，領西番諸國侍子朝見。〔高傳旨〕侍子丹墀下聽旨！〔裴呼萬歲介。宇、蕭、裴〕恭賀萬歲！天威遠播。臣等謹排御筵，獎上千秋萬壽。〔進酒介〕

【好事近】花舞大唐年，齊歡心太平重見。喜一天鋪滿和風甘雨祥烟，齊天福壽，聽海外謳歌來朝獻。御樓前細樂風傳，玉盞內金盤露偃。〔內唱〕諸番侍子進酒！〔侍子上〕古魯古魯，力喇力喇。吾乃吐番大將熱龍莽之子。俺父親當年戰敗，爲盧元帥追勦；危急之際，白雁題書，求他撥轉馬頭，放條歸路。書云：「莫教飛鳥盡，留取報恩環。」今日遠聞盧元帥到爲咱父親之故，負罪銜冤。父親不忍，啓奏番王，着咱流爲侍子，領帶各番侍子來朝；奏對之際，辯雪其冤。報恩之環，正在此矣！今當見駕，不得造次。〔衆古魯介，俯伏呼萬歲！萬歲！萬萬歲！叩頭，起舞介〕

【千秋歲】好堯天，單照着唐朝殿，十二柱金龍爪齊現。疊鼓聲喧，闌單單做一字兒壽星來獻。回回舞，婆羅旋。錦帽上花枝低顫，舞袖班闌，捲做獅蹲象跪，俯伏階前。侍子們上天可汗萬萬歲一杯酒。〔上〕勞你們國中遠來，寡人何德致此？各言其故。〔侍〕以前諸國，倚恃山川，自外王化。自經盧元帥西征，諸番震恐；方知螢火豈同日光，敬遣小臣，瞻天朝賀。〔上〕原來如此！豈

非前節度使盧生乎？叫內侍！將欽賞花文錦匹，唱數分給了，趁四夷館筵宴。〔高唱禮介〕侍子朝門外領賞，叩頭。〔侍子叩頭，呼萬歲介〕「自識天朝禮，方知將帥功。」〔下。高數錦介〕侍子跪聽頒錦：細法眞紅大百花四疋，緋紅天馬六疋，青紫飛魚八疋，翠池獅子錦十疋，八答雲雁錦二十疋，簇四金鵰錦三十疋，大窠馬打毬錦四十疋，天下樂錦五十疋，滿設紅錦一百疋。啓萬歲爺，夷人官錦欽依散完。官錦之外，餘下一端。〔上〕取來寡人觀之。〔看介〕原來織成幾行字在上面。〔念介〕「詞寄菩薩蠻。○梅題遠色春歸得，遲鄉瘴嶺過愁客。孤影雁回斜，峯寒逗翠紗。窗殘拋錦室，織急還催織。錦宮當夕情，啼斷望河明。○還生赦泣人天望，雙成錦匹孤鸞悵。獨泣見誰憐，流人苦瘴烟。生親還棄杼，鸞配關河戍。遠心天未知，人道赦來時。」〔裴跪介〕臣覽此詞，可以迴文讀之。〔念介〕「明河望斷啼情夕，當宮錦織還催急。織室錦拋殘，窗紗逗翠寒。峯斜回雁影，孤客愁過嶺。瘴鄉遲得歸，春色遠題梅。○時來赦道人知未，天心遠戍河關配。鸞杼棄還親，生烟瘴苦人。流憐誰見泣，獨悵鸞孤匹。錦成雙望天，人泣赦生還。」〔上〕奇哉！奇哉！看錦尾必有名姓。是了，外織作坊機戶臣妾淸河崔氏造進。呀，淸河崔氏何人也？〔裴〕前征西節度使盧生之妻。〔上〕呀，原來盧生家口，入官爲奴，傷哉此情！可以赦之。〔宇〕啓上我王：盧生通番賣國，罪不容誅。〔上〕蕭卿以爲何如？〔蕭〕聽此侍子之言，盧生乃功臣也。〔宇文惱介〕呀，蕭嵩爲臣，反復不忠，萬歲可併誅之。〔上〕他如何反復不忠？〔宇〕論盧生本頭，有蕭嵩名字。〔蕭〕臣並無押花。〔宇〕臣袖有原本在此，呈上。〔高接本。上覽介〕「平章軍國大事臣宇文融同平章事門下侍郎臣蕭嵩謹奏。」呀，是有蕭卿之名。再看奏尾，呀，蕭卿押有花字，何得推無？〔蕭〕此非臣之眞正花押。〔上〕怎

生是眞正花押？」〔蕭〕臣嵩表字一忠，平日奏章花押，草作『一忠』二字。及搆陷盧生事情，宇文融預先遣下連名奏本，協同臣進。臣出無奈，押此一花：暗于『一』字之下，『忠』字之上，加了兩點，是個『不忠』二字。見得宇文此奏，大爲不忠，非臣本意。〔宇〕萬歲看此人，賣友欺君，當得何罪。〔上怒介〕呀！宇文融與盧生同時將相，掩蔽其功，誣以大逆。欺君賣友，非融而誰？高力士，與我拿下！〔高綁宇介。宇〕哎喲，這個題目輪到我做了！『到頭終有報，來早與來遲。』〔下。上〕蕭、裴二卿傳旨差官：星夜欽取盧生還朝，拜爲當朝首相。妻崔氏即時放出，復其一品夫人。仍賜官錦霞帔一襲，諸子門蔭如故。〔嘆介〕寡人若非吐番諸侍子之言呵，

【尾聲】十大功臣不雪的寃，且和俺疎放他滿門良賤。〔衆〕這是主聖臣忠道兩全。

盆下無由見太陽，南冠君子竄遐荒。
忽然漢詔還冠冕，計日應隨鴛鷺行。

第二十五齣　召還

【趙皮鞋】〔司戶官上〕出身原在國兒監，趁食求官口帶饞。蛇羹蚌醬飽腌臢；海外的官箴過得爀。小子崖州司戶，眞當海外天子。長夢做個高官，忽然半夜起水。好笑，好笑；一個司戶官兒，怎能巴到尙書閣老地位。不想天吊下一個盧尙書來此安置，長說他與朝廷相知，還有欽取之日，小子因此再也不

難爲他。誰想上頭沒有他的路，昨日接了當朝宇文丞相密旨，說他最恨的是盧尙書，叫我結果了他的性命，許我欽取還朝，不次重用。思想起來，八品官做下這場方便事，討了欽取，有甚不好？今早缺官署印，盧生可來參見也。

【步蟾宮】〔生上〕喫盡了南州青橄欖，似忠臣苦帶餘甘。三年憔悴甚江潭，有百十倍的帶圍清減。俺盧生有罪流配此州。州無正官，便是司戶官兒署掌，也不免過去見他。〔見介〕司戶先生拜揖。請了。〔丑惱介〕呀，你是何人？〔生〕長在此相見的盧生。〔丑〕你不說是盧生罷，盧生流配之人，目今掌印便是你收管衙門，不應得你叩頭站立伺候？叫我一聲司戶，就請了去。好打！好打！〔生〕誰敢？〔丑〕便叫牢子打哩！〔衆拖生打介。生〕有何罪過呵？〔丑〕還不知罪。

【紅衲襖】打你個老頭皮不向我門下參，打你個硬骰兒不向我庭下站，打你個蠢流民儘着啖，打你個暗通番，該萬斬！〔生〕宇文融可恨，可恨！〔丑〕宇文相公甚麼樣好人，你也罵他！打你個罵當朝一古子的談。〔生〕不要哩，朝廷有用我之時。〔丑〕打你個仗當今一塊子的膽。〔生笑介。丑〕打的你皮開肉綻還氣岩岩也，打了呵還待火烙你頭皮鐵寸嵌。

【前腔】〔生〕我分的大朝家辯諂讒，怎到你小官司行對勘？則道住的是狗排欄、身自躭，誰想過了鬼門關、刑較慘。罷了，罷了，「既在矮簷下，怎敢不低頭。」撲着口三千段，朝家

事一謎的緘，擔着頭十二分，你本官前再不敢。你打的我血淋侵達刺的痛鏇鏇也，
怎再領得起你那十指鐵鉗潑火熛。（鐵鉗生頭，火焰生足介。使臣帶將官捧朝服上）

【縷縷金】將雨露灑烟嵐，皇宣催請急，蕩新參。一點三臺路，海風吹暗，堂堂天使此停驂，過來的鬼門站。（內上報介）天使到來，欽取宰相回朝。（丑驚喜介）我的宇文老爺！小官還不會替你幹的事，就蒙你欽取我拜相回朝。領戴！領戴！且把老頭兒監候。（作接使臣不跪，使問介）是甚麼官兒，不跪？（丑）天使來取司戶回朝拜相，體面不跪。（使）啐！快起去。盧老爺那裏？（丑慌取生出介。使）盧老先生憔悴至此。有欽賜朝服。（生更衣，戶慌介。使讀詔介）「皇帝詔曰：咨爾前征西節度使兵部尚書盧生，以朕一時不明，陷汝三年邊障。宇文融今已伏誅，賜汝定西侯，爵邑如故。欽取還朝，尊爲上相，兼掌兵權。馬頭所到，先斬後奏。欽哉！謝恩！」（使見介）敢問老先生到此多年了？

【紅芍藥】（生）有三年不到朝參，雲陽市別了妻男。僥倖煞，天恩亮，囚轞日南，珠滿淚盤，沾襂。受盡熱相鹹，纔記起風清河淡。（合）喜重歸相府潭潭，有的這青天湛湛。（丑自綁上，請罪介）那裏知朝廷眞有用他之時。宇文公，宇文公，弄得我沒上沒下的，只得前去請死。（見介）司戶小人有眼不識太山，綁縛階前，合當萬死。（生笑介）起來。此亦世情之常耳！

【紅衫兒】是則是世間人都趨淡，有的閒殘瞰，也着些兒肚子包含。都不計較你了。自

羞慚，把你那架叨叨口業都除懺。〔丑〕老爺，縱饒狗命，狗心不穩，顛倒號令施行了罷！〔生笑介〕疑惑我後來麼？大人家說過了無欺爇，頭直上、青天監。〔丑叩頭介〕天大肚子的老爺。千歲！千歲！千千歲！〔生〕君命召，就此起行了。〔黑鬼三人上〕黑鬼們來送老爺。〔生〕勞苦你三年了。

【會河陽】地折底走過瓊崖萬儋，謝你鬼門關口來相探。〔丑〕地方要起老爺生祠，千年萬載。〔生〕要立生祠，立在他狗排徊之上。生受他留我住站，我魂夢遊海南，把名字他碉房嵌。司戶，我去後好看黑鬼，要他黑爺兒穩着那樵歌擔，蛋大妻穩着那魚船纜。我去也。〔行介〕

【紅繡鞋】皇宣一紙鑾械，鑾械；車塵馬足趁趲，趁趲。笑奸貪枉愚濫，把時情憾、皇恩感，烏頭爇、舊胡簪。

【尾聲】讒痕妬迹無沾嵌，向鳳凰池洗淨征衫。今後呵，海外山川，長則是畫屏風邊際覽。

海外流人去，朝中宰相歸。
舉頭紅日近，回首白雲低。

第二十六齣　雜慶

【大迓鼓】〔工部大使上〕小官工作場，功臣甲第，蓋造牌坊。魯班墨線千年樣，高閣樓臺金玉裝。〔合〕賞犒無邊，願他官高壽長。自家工部營繕所一個大使，奉旨蓋造盧老爺大功臣坊，刱書閣、寶翰樓、醉錦堂、翠華臺、湖山海子，約二十八所，各工奏完。盧府賞銀三千錠，花酒不計其數。好氣概也！

【前腔】〔廄馬大使上〕小官羣牧坊，功臣賜馬，夜白飛黃。方圓肥瘦都停當，穩稱他一路鳴珂裊袖香。〔合前〕學生飛龍廄一個管馬大使。萬歲爺御樓上見盧府各位公子，朝馬肥瘦不一，詔選內廄馬三十四，送到盧府乘坐。蒙盧府賞我大使官一秤馬蹄金，押馬的九十餘人，各賞金錢一百貫。好不興也！

【前腔】〔戶部大使上〕小官冊籍廊，為功臣田土，詔撥皇莊。山田水碓何為廣，更有金谷名園勝洛陽。〔合前〕小子戶部黃冊庫大使，奉旨齎送欽賜田園數目：田三萬頃，園林二十一所，送到盧府。蒙賞契尾錢一萬緡，好利市也！

【前腔】〔樂官綵衣花帽上〕小官內教坊，要功臣行樂，賜與糟糠。〔內〕連糟糠都去了。〔樂〕偸賣了一個粉頭，老婆替哩。吹彈歌舞都停當，只怕夫人是個喫醋王。〔合前〕賤子是新襲職的龜官

兒。萬歲爺賜功臣女樂，欽撥仙音院二十四名，以按二十四氣。蒙禮部裴老爺差委，送去盧府，女妓都留着用。賞賤子窈光插花帽一頂，百花衣一件，金錢一千貫。好不興也！〔唱合前，與前三官見介。樂〕三位老先唱偌。〔衆惱介〕反了！反了！臭龜官敢來唱偌。〔樂〕你官多大？〔衆〕更不大也是一考三年，三考九年。朝廷正氣大選，六品行頭，出去爲民之父母。你何等樣，開口唱偌？〔打介〕也罷，不要打他。瞧他家小娘兒去！〔樂〕老先，老先，我家小娘連娘都撁在盧府去了！〔衆〕這等權把你當小娘，唱個小曲兒。唱的好，罷，不然，呈告禮部堂上，打碎你的鼓。〔樂〕也罷，便做小娘，唱個銀紐絲兒。〔唱介〕『愛的是奴家一貌也花，親親姊妹送盧家，好奢華。獨自轉回衙，風吹了絲帽紗，斜簪一朵花，小攢金袖軟靴兒乍。搶着嘴唇皮疙瘩臭寃家！把咱背克喇鑽通，鬬不着也他。我的外郎夫呵！喇龜兒我龜兒喇。』〔衆〕唱的好。再唱，再唱！〔樂〕罷了。〔衆諢，內響道介。〔衆〕太老爺下朝房了。走！走！走！正是『人逢開口笑，花插滿頭歸。』〔下〕

第二十七齣　極欲

【感皇恩】〔旦引貼上〕依舊老平章，平沙堤上。宴罷千官擁門墻，歸來袍袖長，是御爐烟颺。皇恩深幾許，如天廣。〔貼〕御宿田園，御書樓榜，御樂仙音整排當。旦滿牀簪笏，盡是綺羅生長。年光休去也，留清賞。〔集句〕『遙見飛塵入建章，紅英撲地滿筵香。誰知

不向邊城苦，爲報先開白玉堂。』相公自嶺海歸來，二十年當朝首相。今日進封趙國公，食邑五千戶，官加上柱國太師。先蔭兒男一齊陞改：長子傳，翰林侍讀學士；次子倜，吏部考功郎；三子倹，殿中侍御史；四子位，黃門給事中。這梅香伏侍相公，也養下一子，叫做盧倚。因他年小，揀選尙寶司丞。孫子十餘人，都着送監讀書。恩榮至矣！幾日前父子侍宴御樓之上，萬歲爺憑闌望見我家朝馬肥瘦不齊，卽便選賜御馬三十匹。宴罷之際，聞得老相公家中少用女樂，卽便分撥仙音院女樂二十四名，以應二十四氣。又賜田園樓館，形勝非常。此時相公出朝，我教排設家宴，想俱整齊。相公早到。〔衆擁生上〕『向曉入金門，侍宴龍樓下。身惹御爐煙，歸來明月夜。』我盧生出將入相，五十餘年。今進封趙國公，食邑五千戶。四子盡陞華要，禮絕百寮之上；盛在一門之中。侍宴方闌，下朝歸府。不免緩步而行。

【中呂粉蝶兒】錦繡全唐，眞乃是錦繡全唐！鬧堂餐、偏醉上我頭廳宰相，有那些伴飲班行。壓沙堤，歸軟馬，是我到有此美懷佳量。轉東華蕭着我廳堂，又逼札的我那夫人酬唱。〔見介〕夫人，恭喜了，進封爲趙國夫人。侍宴而歸，不覺梨花月上。〔旦〕妾因御賜樓臺幾所，因此開紅妝宴、上翠華樓，陪公相盡通宵之興。〔生〕少待』少待，你四個兒子都擺着一路頭踏，鳴珂珮玉而回。〔四子冠帶上〕兄弟同日陞蔭，拜見老爺、老夫人去。〔見禮介〕『禮樂衣冠地，文章富貴家。南山開壽域，東海溢流霞。』爹娘在上，容孩兒們敬上一杯賀酒。〔進酒介〕

【泣顏回】列桂捧瓊觴，滿冠簪青雲成濮，穿朝入苑無非戚畹宮牆。老爺，你把朝堂穩坐，一家兒門戶山河壯。保蒼生、你大古裏馳名，荷皇封、小的兒沾賞。〔旦〕院子，請官兒堂下飲酒。〔四子跪介〕稟老爺、老夫人：兒子荷爹娘福庇，新受皇恩，各衙門俱有公宴，不可遲遲。〔四子打躬，退介〕『暫赴鴛行席，長趨燕喜堂。』〔下。內作樂，生嘆美介。旦〕老公相不知。此乃皇恩頒賜女樂二十四名，按二十四氣，吹彈歌舞。可謂妙矣！〔生〕哎喲！我只道是家常雜樂，原來教坊之女。咱人不可近他。〔旦〕怎生不可近他？〔生〕尋常女子，有色無聲，名爲啞色。其次有聲而未必有色，能舞而未必能歌。只有教坊之女，撥絃琶，舞霓裳，喬合笙，大迓鼓，醉羅歌，調笑令，但是標情奪趣，他所專習知。所以君子可親也，不可陷也；可樂也，不可往也。且其幼色取自鮮妍，假母教其精細。容止則光風霽月，應對則流水行雲；加之粉則太白，加之朱則太赤；高一分則太長，低一分則太短。詩家說道：『月出皎兮，美人嬈兮。巧笑倩兮，美目盼兮！』那一盼，你道是甚麼盼？把你的心都盼去了！那一笑，你道是甚麼笑？把人那魂都笑倒了：故曰：『皓齒蛾眉，乃伐性之斧；鶯聲燕語，乃叫命之梟；細腰纖滑，乃腐腸之藥；翻牀跳席，乃粲饜之機。』老子曰：『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所以小人戒色，須戒其足；君子戒色，須戒其眼。』相似這等女樂，咱人再也不可近他。〔旦〕這等，公相可謂道學之士。何不寫一奏本，送還朝廷便了。〔生笑介〕這卻有所不可。禮云：『不敢虛君之賜。』所謂卻之不恭，受之惶愧了。〔旦〕公相，聽你說白一篇，到就誤了幾個曲兒。叫女樂近前，勸公相酒。〔女樂叩頭介。生〕你們都是奉旨來的，請起，請起。唱的唱，舞的舞。

【上小樓】〔衆〕我則望仙樓排下這內家妝，步寒宮，出落的紫霓裳。一個個清歌妙舞，世上無雙。把紅牙兒撒閧，羯鼓兒繃邦。間的是古琤琤的銀雁兒，打的冰絃嘵，吸烏烏洞簫聲悠漾。把我這截雲霄不住的歌喉放，唱一個殘夢到黃粱。〔生〕怎說起黃粱？〔衆〕不是，唱一個殘韻繞虹粱。

【泣顏回】〔生〕軒昂，氣色滿華堂。立宮花濟楚，珠珮玲璫。謝夫人賢達，許金釵十二成行。插花筵畔捧蓮杯，笑立嬌模樣。蛋餐他鳳髓龍肝，銷沾承黛綠蛾黃。〔旦〕啓相公得知：還有酒在翠華樓，爲今夜暖樓之宴。〔生〕賢德夫人也。淡月籠雲，玉階之上可以翫賞。侍女們，燃百十枝絳紗燈，細樂導引，我與夫人緩步遊賞一回。〔貼衆燈籠、細樂行介〕

【黃龍袞犯】踢蕩蕩的蹬道三條，滴溜溜的平川一掌，藹溶溶的淡月長空。高簇簇的紗籠翠晃，抵多少銀燭朝天紫陌長。〔笑，做跌介〕待不笑呵，不是他紅生生翠袖雙扶，把我脆設設的肝腸一蹌。〔內奏樂，笑聲，響道介。生〕前面幾十對紗燈響道，問是誰家？〔貼衆問介。內應介〕便是我家兩位官兒宴罷私宅。〔生笑介〕好人家也！前面翠華樓了。

【撲燈蛾犯】靄青青烟裊細鑪香，斷琅琅落花御溝漾。唧喳喳晚風飄細樂，齊怎怎千

步廊回向。高豔豔的金牌玉榜，軟幽幽粉樓下垂楊；密札札雕簷畫戟，雄糾糾有笑天獅，門外滾毬場。〔到介。旦〕公相，你看翠華樓前面欽賜碧蓮湖三十六景。〔生〕眞乃神仙景致！女樂們扶我與夫人上樓去。〔上介。生〕大觥灑酒來，與夫人痛飲。

【上小樓犯】展嵬嵬登了閣，砌臻臻遊了房。眞乃是倚着紅雲，踏着紅蓮，逗着紅妝。〔旦〕老爺請酒。〔做酒翻濕袖介。生〕笑的來酒影花枝，酒搖燈暈，酒生袍浪。越顯的這風淸也似月朗。〔旦〕高樓良夜，相公可以盡懷。〔樂爭持生介。生〕聽我分付：今夜便在樓中派定。此樓分爲二十四房，每房門上掛一盞絳紗燈爲號，待我遊歇一處。本房收了紗燈，餘房以次收燈就寢。倘有高興，兩人三人臨期聽用。〔樂笑應介〕

【疊字犯】拍拍紅暄翠嚷，匝匝情深意廣。沈沈的玉漏稀，娟娟的風露涼。悉的悉喇宿鳥兒湖上。閃閃開紅紗繡窗，一個個待枕席生香。落落、滔滔、取情兒翫賞。笑、笑、笑，人生幾百歲，醉煞錦雲鄉。〔旦〕夜闌了，相公將息貴體。〔生〕夫人，吾今可謂得意之極矣！

【尾聲】論功名爲將相，也是六十載擎天架海梁。夫人，向後呵，我則把這富貴榮華、和咱慢慢的享。

美景天將錦繡開，　昇平元老醉金杯。
夜夜笙歌歸院落，　朝朝燈火下樓臺。

第二十八齣　友歎

【掛眞兒】〔蕭上〕生意盡憑黃閣下，嘆元寮病染霜華。紫禁烟花，玉堂風月，長好是精神如畫。『故交君獨在，又欲與君離。我有新愁淚，非關秋氣悲。』下官蕭嵩忝同平章事。有首相盧老先生，乃同年至交，年今八十有餘，忽然一病三月，重大事機，詔就牀前請決。皇上恩禮異常，至遣禮部官各宮觀建醮禳保。那禮部堂上是裴年兄，上香而回，必然到此。〔裴上〕

【番卜算】元老病能痊，聖主心縈掛。〔見介。蕭〕年兄，這一番祈禱是如何？要作從長話。年兄，盧老先生平日精神甚好，因何一病纏綿？

【風入松】〔裴〕略知元老病根芽，說起一場新話。〔蕭〕是閣中機務所勞？〔裴〕非關閣下傷勞雜，是房中有些兒兜荅。〔蕭〕呀，難道盧老先生此時還有餘話？〔裴〕好採戰，說長生事大，皇恩賜女嬌娃。〔蕭〕有這等的事，老夫人怎不阻他？〔裴〕都道彭祖年高八百，也用採女之術。

【前腔】〔蕭〕老年人似紙烘殘蠟，能禁幾陣風花？千年彭祖今亡化，顛倒着折本生涯。〔裴〕盧年兄富貴已極，止想長生一路了。〔蕭〕便是，論吾儕都是八旬上下，遲和蚤幾爭差。盧老先生既有此失，勢必蹺蹊。且喜年兄大拜在卽了。〔裴〕不敢。

病倒調元老， 朝家少國醫。
惟餘一枝樹， 留與後來棲。

第二十九齣 生寤

【金蕉葉】〔旦愁容上〕愁長恨長，天樣大門庭怎放，就其間有話難詳。天、天、天，怎的我老相公一時無恙？『事不三思，終有後悔。』我老相公夫婦齊眉，極富極貴。年過八十，五子十孫，此亦人間至樂矣！以前止是幾個丫鬟勸酒，老身時時照管，不致疎虞。近因皇帝老兒沒緣沒故送下幾個教坊中人，歌舞吹彈，則道他老人家飲酒作樂而已。誰想聽了個官兒，他希求進用，獻了個採戰之術。三月以前，偶然一失，因而一病蹺蹊。所仗聖眷轉深，分遣禮部官于各宮觀建醮祈禱，王公國戚以次上香。可謂得君之至矣！只恐福過災生，未肯天從人願。天呵，不敢望他百歲，活到九十九也罷了。〔兒子走上報介〕老夫人。老夫人。老爺不好了。分付請他出堂而坐。〔兒子、梅香扶生病上〕

【小蓬萊】八十身爲將相，如今幾刻時光。猛然惆悵，丹青易老，舟楫難藏。〔集唐〕『將相兼權似武侯，誰人肯向死前休。臨階一盞悲春酒，野草閒花滿地愁。』夫人，我病勢沈沈，精魂散亂，多因罷了。思想當初，孤苦一身，與夫人相遇；登科及第，掌握絲綸；出典大州，入參機務；一竄嶺表，再登台輔。出入中外，迴旋臺閣，五十餘年。前後恩賜，子孫官蔭，甲第田園，佳人名馬，不可勝數。貴盛赫然，舉朝無比。聖恩未報，一病郎當。夫人，我和你以前歷過酸辛，兒子都不知道。豈知我八十而終，皆天賜也！

【勝如花】寒窗苦，滯選場，瘦田中蹇驢來往。猛然間撞入卿門，平白地天門看榜。命值着簸箕無狀，手爬沙，去開河運糧，手提刀，去胡沙戰場。險些兒劍死雲陽，貶炎方受瘴！又富貴八旬之上。〔合〕算從前勞役驚傷，到如今疾病災殃。〔旦〕老相公，你此病雖然天數，也是自取其然。八十歲老人家，怎生採戰那？〔生惱介〕採戰！採戰！我也則是圖些壽算，看護子孫，難道是瞞着你取樂？

【前腔】〔旦〕你年過邁，自忖量，說採戰、混元修養，爲朝廷燮理陰陽。自體上不知消長，這一病可能停當？老相公平安罷了，有些差池，就要那二十四個丫頭償命。〔生惱介〕少道！少道！〔衆子〕老夫人言詞太搶，老相公尊性兒廝強。俺孝順兒郎，爹爹揀口兒咱盡情供養。〔生〕不想喫呵。〔衆子〕這等有湯藥在此。〔跪進藥介〕嘗了藥，進些兒無恙。〔生惱介〕還喫甚藥？〔合前。

內報介〕報、報、報！閣下裴老爺、蕭老爺問安到堂。〔旦〕怎好相待？〔生〕長兒子答應去。你說：有勞蕭叔叔、裴叔叔！晚些下朝，請來有話。〔長子應下。內介〕公侯、駙馬、伯，各位老皇親問安到堂。〔生〕次兒子答應去。這都是四門親家，說：有勞了！答病起叩謝。〔次應下。內介〕五府六部都通大堂上官共八十員名稟帖問安到堂。〔生〕三的兒答應去。你說：有勞了！〔三子應下。內介〕小九卿堂上官共一百八十員名脚色問安到堂。〔生〕第四的答應去。你說：知道了。〔小應下。內介〕合京大小各衙門官三千七百員名連名手本問安，門外伺候。〔生〕堂候官分付：都知道了。〔官應下。內介〕報、報、報！萬歲爺欽差高公公，領了御醫來到。〔旦慌介。生〕快取冠帶加身，夫人接旨。〔高領御醫上〕

【滴溜子】驃騎的，驃騎的爲前排當，領聖旨、御醫前往，直到平章宅上。他病患有干係，無虛誑。俺比他富貴無聊，他百寮之上。〔到介〕聖旨到。跪聽宣讀：詔曰：『卿以俊德，作朕元輔，出雄藩垣，入贊緝熙。昇平二紀，實卿是賴。比因疾累，日請痊除。豈遽沈頓，良深憫默。今遣驃騎大將軍高力士就第省候，卿其勉加調養，爲朕自愛。深冀無妄，期於有喜。謝恩！』〔旦謝恩，起介。生〕老公公，學生多蒙聖恩，有勞貴步。何以爲報？〔高〕宮監專煩，不得頻來看望老先生，萬歲爺甚是懸掛。以前雖遣中使時常問安，還不放心。以此特差本監，領這御醫視藥調膳，叫你千萬寬養，以付眷懷。且着御醫診視。〔診脈介〕

【榴花泣】〔御〕貴人擡手，指下細端詳，手背上汗亡陽。呀，魚遊雀啄去佯佯，喜心經，

有脈絃長。老爺，下官太素最精。老爺心脈洪大，眼下有加官蔭子之喜。下官不勝欣賀。〔生笑介〕難道，
難道。〔御背高介〕盧老爺脈息欠好了，魂飛散揚，爭些兒要得身亡喪。〔高哭介〕可憐盧老先，幾十
載裏外同心，霎兒間形影分張。〔御〕老爺容下官處方呈上。『可憐醫國手，空費藥籠心。』〔下。生〕老
公公，俺高年重病，醫療多難。頂戴皇恩，沒身無報。
〔前腔〕書生何德，毫髮聖恩光。垂老病，賜仙方。微臣要掙挫做婁公望，八旬外恁
的郎當。老公公，老臣不能下牀，只在枕頭上叩首謝恩了。〔三叩首介〕萬歲！萬歲！萬萬歲！天恩敢
忘？願來生做鬼也向丹墀傍。老公公，蕭、裴二公雖係同年同官，還仗老公公靑目。〔高〕這是交情在
前了。〔生〕要緊一事。俺六十年勤勞功績，老公公所知。怕身後蕭、裴二公總裁國史，編載不全。〔高〕這個朝
家自有功勞簿。逐一比對，誰敢遺漏。〔生〕保家門、全仗高公，紀功勞、借重同堂。〔生〕請問老公
公，身後加官贈謚何如？〔高〕自有聖眷，不必掛心。咱去也。〔生哭介〕哎喲，還有話。老夫有個孽生之子盧倚
年小，叫來拜了公公。〔扮小公子出，拜介〕好個公公，好個公公。公公靑目你孫子些兒。〔生笑介〕孩子倒賊
哩！〔高〕小哥注選倚寶中書了。〔生〕不啻止敍邊功，還有河功未敍，意欲和這小的兒再討個小小蔭襲。望公
公主持。〔高〕謹記在心。不敢久停了。〔生叩頭，哭介〕千萬奏知聖上，老臣再不能夠瞻天仰聖了。哭介。高
『要知忍死求恩澤，且爇餘生答聖明。』〔下。生〕哎喲，哎喲！我汗珠兒滾下來了，絲筋寸骨都是疼的，好冷好冷

體。是了，這叫做風刀解體。誰替的我呵！叫大兒子將文房四寶，掃席焚香。待我寫下遺表，謝了朝廷，使死瞑目矣。〔旦〕公相不煩自寫。〔生〕你不知俺的字是鍾繇法帖，皇上最所愛重；俺寫下一通，也留與大唐家作鎮世之寶。〔長兒上〕『老得文園病，還留封禪書。』焚香在此，老爺草表。〔生叩頭，旦扶頭正衣冠，寫介〕

【急板令】儘餘生丹心注香，盼階前斜陽寸光。呀，手戰寫不得。罷了，起個草，兒子代書。待親題奏章，待親題奏章，俺戰戰兢兢寫不成行。你整整齊齊，記了休忘。〔長嘆落筆介。合〕從今後大古裏分張，窮富貴，在何方？〔生短氣介〕不要聒噪。大兒子念表文俺聽。〔長念介〕

『臣本山東書生，以田圃為娛。偶逢聖運，得列官序。過蒙榮奬，特受鴻私；出擁旄鉞，入升鼎輔；周旋中外，綿歷歲年。有忝天恩，無裨聖化。負乘致寇，履薄臨兢；日極一日，不知老之將至。今年八十餘，位歷三公。鐘漏並歇，筋骸俱斂，彌留沈困，殆將溘盡。顧無誠效，上答休明；空負深恩，永辭聖代。臣無任感戀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生〕是了。俺氣盡之後，端正寫了奏上。夫人，你和俺解了朝衣朝冠，收在容堂之上，永遠與子孫觀看。〔換舊衣巾，嘆介〕人生到此足矣！呀，怎生俺眼光都落了。俺去了也。〔死，向舊睡處倒介。衆哭介〕

【前腔】老天天，把相公命亡，老爺爺，俺天公壽喪。且立起容堂、且立起容堂，把一品夫人哭在中央，列位官生哭在邊傍。〔合前。衆哭介。旦暗去生鬚，拍生背哭介〕盧郎，好醒呵。〔下。生作驚醒，看介〕哎喲，好一身冷汗。夫人那裏？〔丑扮前店主上〕甚麼夫人？〔生叫介〕盧傳、盧倜、盧儉、

盧位，小的盧倚哩？咳，都在那裏去了！〔丑〕叫誰那？〔生〕我的兒子。〔丑〕你有幾個兒子那？〔生〕五個哩。咳，都往前面翫書閣寶翫樓耍子！〔丑〕便只是小店。〔內驢鳴介。生〕三十疋御賜的名馬，可餵些料。〔丑〕只一個蹇驢在放屁！〔生〕啊，我脫下了朝衣朝冠？〔丑〕破羊裘在身上。〔生〕嗄！好怪，好怪！連我白鬚鬍子那裏去了？〔看介〕你是誰？不是崔家院公麼？〔丑〕甚麼崔家院公？趙州橋店小二，煮黃粱飯你喫哩！〔生想介〕是哩。飯熟了麼？〔丑〕還饒一把火兒。〔生起介〕有這等事？

【二郎神】難酬想，眼根前不盡的繁華相。當初是打從這枕兒裏去。〔提枕介〕枕兒內有路，分明留去向。向其間打滾，影兒歷歷端詳。難道這一星星都是謊？怎教人不護着這枕兒心快。〔嘆介〕忽突帳，六十年光景，熟不的半箸黃粱。〔呂上，笑介〕『山靜似太古，日長如小年。』盧生睡的可得意麼？〔生〕老翁，太奇，太奇！俺一徑的搶中了唐家狀元，替唐天子開了三百里河路，打過了一千里邊關哩！〔呂笑介〕唉，多少功勞？〔生〕老翁不知，小生也不敢許鬧：恁大功勞，還聽個讒臣宇文丞相之言，賜斬雲陽都市。喜得妻兒哭救，遂竄嶺南，直走到崖州鬼門關外。〔呂〕僥倖，僥倖，後來？〔生〕後來有得蕭、裴二位年兄辯救，欽取還朝，依舊拜爲首相。金屋名園，歌兒舞女，不記其數。親戚俱是王侯，子孫無非恩蔭。仕宦五十餘年，整整的活到八十多歲。〔呂〕你說『大丈夫當建功樹名，出將入相，列鼎而食，選聲而聽；使宗族茂盛而家用肥饒，然後可言得意！』如子所遇，豈不然乎？此際尋思，得意何在？〔生想介〕便是呢。黃粱飯好香也。〔呂〕子方列鼎而食，希罕此黃粱飯乎？

【玉鶯啼】你堂餐多飽，鼻尖頭還新甑飯香。〔生〕黃粱怎般難熟？〔呂〕這黃粱是水火勾
當，好枕兒邊，問你那崔氏糟糠：可還挑黃粱半筯，與你那兒郎豢養？〔生想介〕好多時
候哩！〔呂笑介〕終不然水米無交，蛋滾熟了山河半餉。你希迷想，怎不把來時路玉眞
重訪？〔生笑介〕老翁致我把玉眞重訪，難道來時路還在這枕根裏。〔再看枕，嘆介〕呀，枕兒，枕兒！你把我
盧生有家難奔，有國難投。別的罷了，則可惜俺那幾個官生兒子呵！〔呂笑介〕你那兒子難道是你養的？〔生〕
誰養的？〔呂〕是那店中雞兒狗兒變的。〔生〕呀！明明的有妻，淸河崔氏坐堂招夫。〔呂〕便是崔氏也是你那胯
下靑驢變的。盧配馬爲驢！〔生想介〕這等，一輩兒君王臣宰，從何而來？〔呂〕都是妄想遊魂，參成世界。〔生
嘆介〕老翁，老翁，盧生如今惺悟了！人生眷屬，亦猶是耳。豈有眞實相乎？其間寵辱之數，得喪之理，生死之
情，盡知之矣。

【簇御林】風流帳，難算場。死生情，空跳浪。埋頭午夢人胡攘，剛等得花陰過窗、雞
聲過牆，說甚麼張燈喫飯纔停當。罷了，功名身外事，俺都不去料理他，只拜了師父罷。〔拜介〕似
黃粱，浮生稊米，都付與滾鍋湯！

【啄木兒】〔呂〕成驚悅，忒邊忙，敲破了枕函，我也無伎倆。你拜了我，便要跟我雲遊了。〔生〕
便跟師父雲遊去。〔呂〕求道之人，草衣木食，露宿風餐；你做功臣的人怎生享用的？〔生〕師父又取笑了。〔呂〕

還一件。徒弟有參差的所在，師父當頭拄杖就打死了，眉也不許皺一皺。〔生〕弟子雲陽市上都不曾皺個眉，怎怕的師父打。〔呂笑介〕你雖然寐語星星，怕猛然間舊夢遊揚。〔生〕白日青天，還做甚麼夢也？師父。〔呂〕你果然比黃虀苦辣能供養，比餐刀痛澀能回向，也還要請個盟證先生，和你議久長。〔生〕便隨師父尋個證盟師去。

【滴溜子】跟師父，跟師父，山悠水長。那證盟的，證盟的，他何人那方？不離了邯鄲道上；一匝眼煮黃粱鍋未響，六十載光陰唱好是忙。

【尾聲】〔生〕俺識破了去求仙日夜忙。師父，證盟師在那裏？〔呂〕有個小庵兒喚做蓬萊方丈。〔生〕這等，快行，快行！〔丑〕黃粱飯熟，可喫了去？〔生〕罷了，罷了！待你熟黃粱，又把俺那一枕遊仙擔誤的廣。〔下。丑〕好笑！好笑！一個活神仙度了盧秀才去了。

生死長安道，邯鄲正午炊。
蚤知燈是火，飯熟幾多時。

第三十齣　合仙

【淸江引】〔鍾離上〕漢鍾離半世有神仙分，道貌生來至。〔曹舅上〕那雖然國舅親，富貴做尋常論。〔合〕世上人不學仙，眞是蠢！

【前腔】〔鐵拐上〕這拐兒是我出海撩雲棍，一步步把蓬萊寸。〔采和上〕高歌踏踏春，變弄的隨時諢。〔合前〕

【前腔】〔韓湘上〕小韓湘，會造逡巡醞，把頃刻花題韻。〔何姑上〕我笊篱兒漏洩春，撈不上的閒愁悶。〔合前。衆仙起手介。何笑介〕鍾離公，着你高徒洞賓子奉東華道旨下界度引眞仙，還不見到？好悶人也！〔拐打何介〕啐，做仙姑還有的想，我一拐打斷你笊篱根！〔漢笑介〕大家蟠桃花下走跳去。『漢鍾離到老梳丫髻，曹國舅帶醉舞朝衣；李孔目拄着拐打磕睡，何仙姑拈針補笊篱；藍采和海山充樂探，韓湘子風雪乘前裏。』兀那張果老五星輪的穩，算定着呂純陽三醉岳陽回。〔衆下。呂引生上〕

【仙呂點絳脣】一片紅塵，百年銷盡，閒營運。夢醒逡巡，蚤過了茶時分。〔生〕師父，前面一簇高山流水是那裏？〔呂〕此乃蓬萊滄海，大修行之處也。〔生〕那裏有甚麼景致？

【混江龍】〔呂〕這裏望前征進，明寫着碧桃花下海仙門。到時節，三光不夜，那其間，四季長春。〔生〕呀，望見大海那蓬萊方丈了。那山上敢也有虎，便是這海中，又有鯨鰲？〔呂笑介〕就裏

這海濤中，有三番十五衆，鰲魚轉眼。到的那山島上，止一斤十六兩，白虎騰身。〔生〕海船那裏？〔呂〕你背着師父去。〔生怕介。呂〕你合着眼過去。〔生背介〕一匝眼過了海也。〔望介〕喜的沒有颶風。赫赫海子外沒個州郡，淒涼人也！〔呂〕你道是仙人島，有三萬丈淸涼界，全無州郡。比你那鬼門關，八千里烟瘴地，遠惡州軍。〔生〕可有蹺徑的？〔呂〕蹺徑的，無過是走傍門，提外事，貪天小品。〔生〕也有跳鬼的？〔呂〕跳鬼的，有得那出陽神，抛伎子，散地全眞。〔生望介〕呀！雲端之下，是有人家。怎生穿紅穿綠，跏的跛的，老的小的，是怎的起有這等一班人物？〔呂〕都是你的證明師了。數你聽：有一個漢鍾離，雙丫髻，蒼顏道扮；一個曹國舅，八采眉象簡朝紳；一個韓湘子，棄舉業儒門子弟；一個藍采和，他是個打院本樂戶官身；一個拄鐵拐的李，孔目帶些殘疾；一個荷飯笊，何仙姑，挫過了殘春。〔生〕他們日夜在這所在貴幹？〔呂〕他們無日夜演禽星，看卦氣，抽添水火。有時節點殘碁，斟壽酒，笑傲乾坤。〔生〕這都是生成的神仙，怕修行的不能彀。〔呂〕雖則是受生門，綠眼睛，紅腦子，仙風道骨，也恰向修行路。披尾閭，通夾脊，換髓移筋。〔生〕弟子小可能到此？〔呂〕你可也有福力開了頭，崔氏宅夫榮妻貴。無業障搦了脚，唐家地蔭子遺孫。可是你三轉身單注着邯鄲

道，薜蘿衣絕，一睫眼猛守的清河店水沸湯渾。〔生笑介〕弟子一生就誤了個情字。〔呂〕蚤則是火傳薪；半竈的燒殘情榾柮。卻怎生風鼓鞴，一鍋兒吹醒睡餛飩。也因你有半仙之分，能消受過着我，大道其間細講論。〔望介。生〕兀那來的老者眉毛多長！〔呂〕眼睜着張果老把眉毛鬆，雖不是開山作祖，仙分裏為尊。

【清江引】〔果老上〕看蟠花兩度唐堯運，甲子何勞問？蓬山好看春，只要有神仙分。〔合〕世上人，不學仙，眞是蠢！〔呂稽首，叫生後跪迎介。呂〕張仙翁，呂巖稽首。〔張〕後面跪的何人？〔生〕前唐朝狀元丞相趙國公盧生叩參。〔張笑介〕請起。老國公，老丞相，這等寒酸了！〔生〕做夢哩。〔張笑介〕可是夢哩，也虧你奈煩了五十年人我是非。詫異，詫異！〔生〕是也。〔張〕盧生前來。〔生跪介。張〕你雖然到了荒山，看你痴情未盡，我請衆仙出來提醒你一番。你一樁樁懺悔者。〔生應介。衆仙漁鼓簡子唱，上介〕「上鵲橋，下鵲橋，天應星，地應潮。縹緲緲，漁鼓鬧雲標，酒暖金花，探着藥苗。青童笑來玉女嬌，火候傷丹細細的調。轉河關，撒手正逍遙，莫把海山春，就誤了！」〔見介〕張翁稽首了。〔何見介〕洞賓先生引的這痴呆漢來了。〔呂〕仙姑，恰好蟠桃宴時節哩。〔生〕師父，只說你是何道人？原來便是呂洞賓活神仙，我拜的着也。〔張〕衆仙眞，可將他夢中之境，逐位點醒他。證盟一番，方好收度。〔衆〕仙翁主見極明，癡人跪下。〔六仙依次責問，生跪介〕

【浪淘沙】〔漢〕甚麼大姻親，太歲花神，粉骷髏，門戶一時新。那崔氏的人兒何處也？你個癡人！〔生叩頭答介〕我是個癡人。

【前腔】〔曹〕甚麼大關津，使着錢神，插宮花御酒笑生春。奪取的狀元何處也？你個癡人！〔生叩頭答介。合前〕

【前腔】〔李〕甚麼大功臣，掘斷河津，爲開疆展土，害了人民。勒石的功名何處也？你個癡人！〔生叩頭答介。合前〕

【前腔】〔藍〕甚麼大寃親，竄貶在烟塵，雲陽市斬首潑鮮新。受過的悽惶何處也？你個癡人！〔生叩頭答介。合前〕

【前腔】〔韓〕甚麼大階勳，賓客塡門，猛金釵十二醉樓春。受用過家園何處也？你個癡人！〔生叩頭答介。合前〕

【前腔】〔何〕甚麼大恩親，纏到八旬，還乞恩忍死護兒孫。鬧喧喳孝堂何處也？你個癡人！〔生叩頭答介。合前。張〕且住！盧生被衆仙眞敲落這一會，他敢醒也。〔生〕弟子老實醒也。〔張〕盧生聽吾法旨，你本是邯鄲道儒生未遇，爲功名想得成癡。幸值着小二店乾坤逆旅，過去了八十載人我是非。拚

醒來，端然一夢，道人間復幾多時？誰信道趙州橋半夜水漲，剛打到丞相府白日鬼迷；你和那崔氏女拋殘午夢，虧了洞賓子撥弄天機。黃粱飯難消一粒，葫蘆藥到用的刀圭。垂目睡加工水添，自心息把東金鍊齊。心生性，吾心自悟，一二三、主人住持。饑時節、和你安爐作竈，醒了後、又怕你苦眼鋪眉。叫鐵拐子把思凡枕，葫蘆提拄碎；請仙姑女把那殘花帚欄柄子傳題，直掃得無花無地。非爲罕，這其間忘帚忘箕不是癡。那時節騎鸞鶴，朝元證聖，纔是你跨驢駒、入夢便宜。〔呂〕盧生領了帚，拜謝仙翁。〔生領帚、拜介〕

【北沈醉東風】再不想烟花故人，再不想金玉拖身。〔呂〕你三生配馬驢，一世行官運，碑記上到頭難認。〔漢、曹〕富貴場中走一塵，只落得高人笑哂。

【前腔】〔生〕雲陽市、餐刀嚇人，鬼門關、掙脫了這殘生。〔呂〕這等驚惶你還未醒？苦戀着三台印，那其間多少寃親。〔拐、藍〕日本殛西番欠申，有甚麼商量要緊。

【前腔】〔生〕做神仙、半是齊天福人，海山深躲脫了閒身。〔呂〕你掀開肉吊窗，蘸破花營運，賣花聲喚醒迷魂。〔韓、何〕眼見桃花又一春，人世上行眠立盹。〔生掃花介〕

【前腔】〔生〕除了籍，看萊黍邯鄲縣人，着了役，掃桃花閬苑童身。老師父，你弟子癡愚，還怕今日遇仙也是夢哩？〔衆〕你怎生只弄精魂，便做的癡人說夢兩難分，畢竟是遊仙夢穩。〔張〕朝東華帝君去。〔衆鼓板，行介〕

【清江引】儘榮華掃盡前生分，枉把癡人困。蟠桃瘦作薪，海水乾成暈。那時節一番身，敢黃粱鍋待滾。

【北尾】度卻盧生這一人，把人情世故、都高談盡，則要你世上人，夢回時、心自忖。

莫醉笙歌掩畫堂，　暮年初信夢中長。

如今暗與心相約，　靜對高齋一炷香。

附錄

枕中記

唐　沈既濟撰

開元七年，道士有呂翁者，得神仙術，行邯鄲道中，息邸舍，攝帽弛帶，隱囊而坐。俄見旅中少年，乃盧生也。衣短褐，乘青駒，將適于田，亦止于邸中。與翁共席而坐，言笑殊暢。久之，盧生顧其衣裝敝褻，乃長嘆息曰：『大丈夫生世不諧，困如是也！』翁曰：『觀子形體，無苦無恙，談諧方適，而嘆其困者，何也？』生曰：『吾此苟生耳。何適之謂？』翁曰：『此不謂適，而何謂適？』答曰：『士之生世，當建功樹名，出將入相；列鼎而食，選聲而聽；使族益昌而家益肥，然後可以言適乎。吾嘗志于學，富于游藝，自惟當年，青紫可拾。今已適壯，猶勤畎畝，非困而何？』言訖，而目昏思寐。時主人方蒸黍。翁乃探囊中枕以授之，曰：『子枕吾枕，當令子榮適如志。』其枕青磁，而竅其兩端。生俛首就之，見其竅漸大，明朗。乃舉身而入，遂至其家。數月，娶清河崔氏女。女容甚麗，生資愈厚。生大悅，由是衣裝服馭，日益鮮盛。明年，舉進士，登第；釋褐祕校；應制，轉渭南尉；俄遷監察御史；轉起居舍人，知制誥。三載，出典同州，遷陝牧。生性好土功，自陝西鑿河八十里，以濟不通。邦人利之，刻石紀德。移節汴州，領河南道採訪使，徵

為京兆尹。是歲，神武皇帝方事戎狄，恢宏土宇。會吐蕃悉抹邏及燭龍莽布支攻陷瓜沙，而節度使王君㚟新被殺，河湟震動。帝思將帥之才，遂除生御史中丞，河西道節度。大破戎虜，斬首七千級，開地九百里，築三大城以遮要害。邊人立石于居延山以頌之。歸朝冊勳，恩禮極盛。轉吏部侍郎，遷戶部尚書兼御史大夫。時望清重，羣情翕習。大為時宰所忌，以飛語中之，貶為端州刺史。三年，徵為常侍。未幾，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與蕭中令嵩、裴侍中光庭同執大政十餘年；嘉謨密命，一日三接，獻替啓沃，號為賢相。同列害之，復誣與邊將交結，所圖不軌。下制獄。府吏引從至其門而急收之。生惶駭不測，謂妻子曰：『吾家山東，有良田五頃，足以禦寒餒，何苦求祿？而今及此，思衣短褐，乘青駒，行邯鄲道中，不可得也。』引刃自刎。其妻救之，獲免。其罹者皆死，獨生為中官保之，減罪死，投驩州。數年，帝知冤，復追為中書令，封燕國公，恩旨殊異。生五子：曰儉，曰傳，曰位，曰倜，曰倚，皆有才器。儉進士登第，為考功員外；傳為侍御史；位為太常丞；倜為萬年尉；倚最賢，年二十八，為左襄。其姻媾皆天下望族。有孫十餘人。兩竄荒徼，再登台鉉，出入中外，徊翔臺閣，五十餘年，崇盛赫奕。性頗奢蕩，甚好佚樂，後庭聲色，皆第一綺麗。前後賜良田、甲第、佳人、名馬，不可勝數，後年漸衰邁，屢乞骸骨，不許。病，中人候問，相踵于道；名醫上藥，無不至焉。將歿，上疏曰：『臣本山東諸生，以田圃為娛，偶

逢聖運，得列官敘。過蒙殊獎，特秩鴻私；出擁節旌，入昇台輔。周旋中外，綿歷歲時，有忝天恩，無裨聖化、負乘貽寇，履薄增憂；日懼一日，不知老至。今年逾八十，位極三事，鐘漏並歇，筋骸俱耄，彌留沈頓，待時溘盡。顧無成效，上答休明；空負深恩，永辭聖代。無任感戀之至！謹奉表陳謝。』詔曰『卿以俊德，作朕元輔。出擁藩翰，入贊雍熙；昇平二紀，實卿所賴。比嬰疾疹，日謂痊平。豈斯沈痼，良用憫惻。今令驃騎大將軍高力士就第候省。其勉加鍼石，爲予自愛。猶冀無妄，期于有瘳。』是夕，薨。盧生欠伸而悟，見其身方偃于邸舍，呂翁坐其傍，主人蒸黍未熟，觸類如故。生蹶然而興，曰『豈其夢寐也？』翁謂生曰：『人生之適，亦如是矣！』生憮然良久，謝曰：『夫寵辱之道，窮達之運，得喪之理，死生之情，盡知之矣。此先生所以窒吾欲也。敢不受教。』稽首再拜而去。

統一書号：10018·300

定价：0.32 元